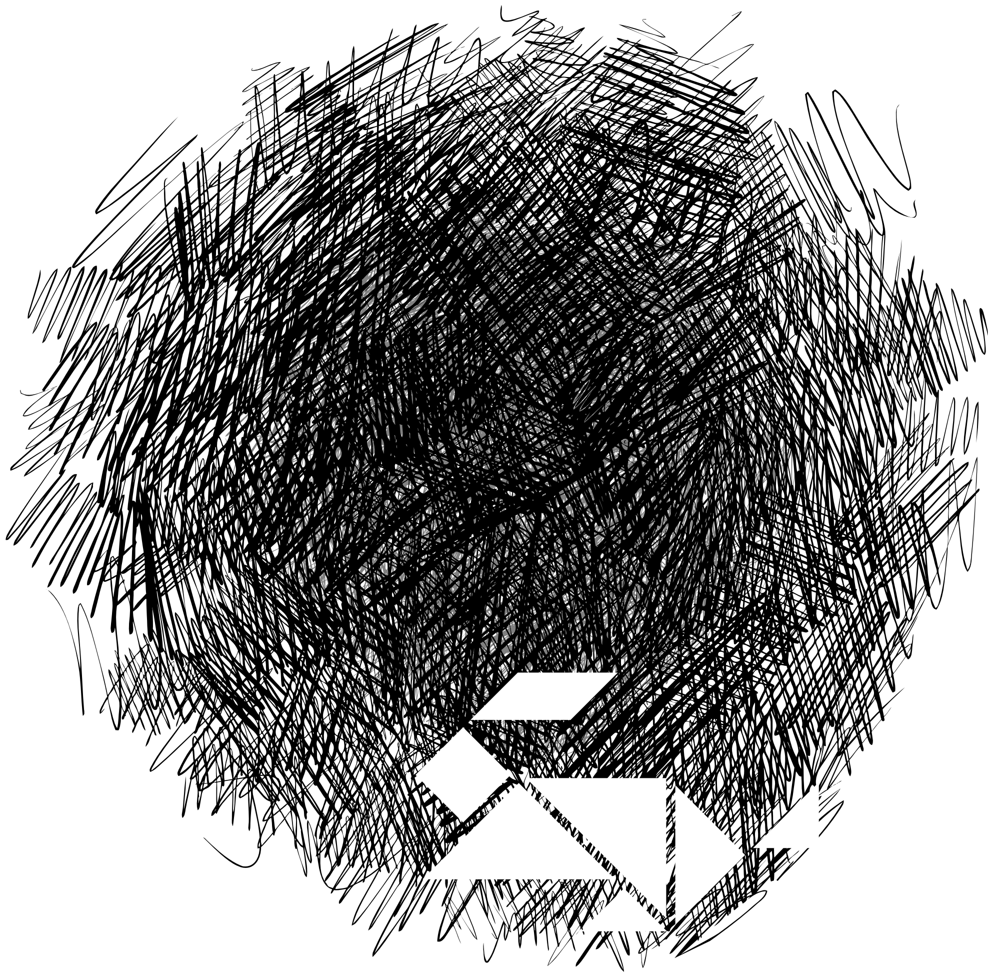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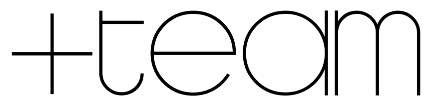
les+

26
Jan / 2012



+contents



《les+》这群人

主 编：Sam
编 辑：小三、立早、留、Alice
创作团队：大京、小铁、Anita、文子、于是、金星、费朗夕、
静雅、Yaqi、Ricky、甘蓝、蒋茹依、高源
主笔：手绢、兀兀
校对：SHEN、双楠
投稿赞助：lesplus@yahoo.com.cn
申请代理：13717706240（短信）

视觉设计：Gogo
摄影：司马媛、一点

发行：华尔兹、Kiwi、火星
推广：大宝、Terry
网站支持：一一、古月
广告：Sam、黑猫
活动：黑猫、拉里、石榴、断尾、WANTING
人力：FISH、静雅

鸣谢北京女同小组同语
同语邮箱：tongyulala@gmail.com
同语网址：www.tongyulala.org

les+网站：www.lesplus.org
les+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les+系列产品网络订购：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如果杂志的存在本意在于自我探索，那么本期我们的好奇点是有关身份带给人们的焦虑。1776年起，西方渐渐把经济成就同身份联系起来。上层身份在许多人眼中是在世间所能取得的最美妙的利益。从我们的时代开始，在中国，身份也与金钱、社会地位、学历渐渐划上等号，每个人心怀期待，每个人身怀焦虑，各种欲念，与身份有关，也与主流价值观有关。

在这个方面，无论你是否性少数，情况都类同。只不过，身为性少数人群，身负的重荷更多一件，即对性别、性倾向的刻板认同。

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可能焦虑、恐惧过。当我们遵循那些条条框框，循规蹈矩，以为它们天经地义的，或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对此心醉神迷，或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变得过于局限，而想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有无可能逃脱一会主流价值观念里对身份的认同呢？90年代，酷儿理论像一把斧子，劈开了对二元性别、固定性取向、刻板同志形象的沉寂冰面。带来了一点逃脱身份、标签的风险，和机会。没错，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温顺地服从关于身份的主流观念，在性取向人群里，他们称自己为酷儿，在《八百万种逃法》里，我们找到了不少好玩的故事，认识好多有趣的酷儿，她们探索、行动、讨论甚至吵架来发现自我，逃开主流身份，来向自己和世界证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才是对的。

为什么我们害怕作为同志的身份呢？如果换回对身份本身的反思，说到底，无论身处何处，每个人对于身份的追求并非只是财务的追求，而是渴望被这个世界所了解和认可的情绪时起时伏地埋在心里，身份的肯定有时不是为了什么实质性的优惠，而只是不那么孤单的证明，只是有人能懂能陪伴能给予回声的安心。

我想用《八百万种逃法》去看到这种转机的可能性，在通往自由的路上，一起跑吧。



绝对不可以自杀
200cm150cm

高源

1986年生，生活工作于北京

可以徒步也可以不徒步

200cm150cm



写下我们的历史

编辑/留、立早


我们要看
性恋电影

个人资料
昵称：麦子
年龄：小荷才露尖尖角
星座：巨蟹
受教育经历：顺义十中
长安大学大四学生
同运经验：长安大学同伴联盟前负责人/总顾问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SIC）同伴教育项目培训师
西安RELAX同学社组织发起人/宣传倡导
青年活动者培养计划09届学员

麦子：我就是要做改变世界的人

文/大京 + 编辑/留

“我就是要做改变世界的人，女权主义者是我的归宿。”

自我认同难敌情愫早熟

小学开始，我就一直是tomboy打扮，只在二年级以前扎过辫子、穿过裙子。当时就很莫名奇妙地就对一些女生有了感觉，看到她们就一下子心花怒放，放学用自行车送她们回家。

初中身边有一个纯T的哥们，找了个女朋友，俩人天天卿卿我我。那时，我也有女朋友，算是玩儿的那种，但是人家被我给逼直了——开玩笑，其实不是我逼的，她自己直的。

其实那会儿我真正喜欢的人是我最好的朋友。直到我们上了同一所高中，我才和她表白，她也同意了。之后，我们俩人都特别纠结——完了，我们俩都有病，咋办呢？那时候，信息非常闭塞，我是上了大学，接解网络后才完成自我认同。

我们很纯洁，只是亲过脸，就这样好了半年多。有天，我忍不住把我俩的事情给一个我俩共同的朋友说了，没想到那人特别反对。女朋友也因此而清醒，说她不想失去她所有的朋友，只能放弃我。当时我不能接受，幸亏很快就考上大学，有了自己新的生活，这一段也就慢慢淡忘了。

二十岁的人三十岁的心

大学的我在感情上乱过一阵。

大一有个女朋友在北京，我们异地恋，不久她喜欢上别人，去当第三者了。她宁愿当第三者也不跟我好，为此我伤心了好久，还喝醉酒。现在已经可以体谅她了人在异地，总会有需求，找人解决也无可厚非，但当时哪能想通。

之后是频繁地更换女朋友，频率大概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换一个，最快的是在一起5天就掰了。在我看来，爱情和性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二者的确可以分开，关了灯怎样都行。

但跟男的就不行，只要男生对我有那种意思，哪怕只是和我开这种玩笑，我都会很警觉，感觉鸡皮疙瘩要起来了。有一次，我和一男性朋友同去西非马里，出境的时候被海关问："你俩是一对吗？"那朋友说："是。"我瞪了他一下子，他笑笑就过去了。就这么一件小事，让我的胃纠结好久。

"淫乱"了一阵以后，就开始做同运了。先是知道了同语，申请做志愿者，但同语组织在北京，没有合适我的位置，就介绍隐彦给我。我和隐彦很好地达成了共识，建立了同学社。"同"是和而不同，"学"是一种态度，这寓意是隐彦赋予的。在同学社时期，我的感情属于放空状态，那时候确实很忙，手底下有几个项目要运作，还要兼顾学习、考试等，把谈恋爱这事给放下了。

爱情可遇不可求

在一次校园培训中，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培训是我组织举办的，主要讲性与性健康领域、以及艾滋病预防领域的同伴教育。它是以参与式培训为基础的，用玩游戏的方法来体会性健康教育。

游戏的过程中，我发觉她思维很敏捷，也比较open，跟其他女孩不一样。她长得不是很漂亮，但很可爱，而且她不是拉拉，是双性恋，认识我之后，和交往的男朋友分手了。

我觉得我跟她比较配，不管是性格，还是以后的共同目标。首先能遇到一个支持我做同运的就不多；其次遇到一个认同自己、以后不会嫁人的也不多——这两点她都具备。是的，我会去衡量这些东西。以前比较单纯，爱就是爱怎样，经历了很多次感情后，现在我相对理智一些，会考虑对未来的责任。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我精神出轨过。我和她说了，说了之后，她很伤心，我决定以后有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跟她说。后来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有时候只是想想罢了。

大学期间，有三个男生追我，一个是一块上课的muscle-man，太不喜欢了，我喜欢那种白白净净的。第二是我们同伴联盟纳新的时候招进来的，那个男生就追我，第二次约他出来喝奶茶，就跟他说，你知道我是你我网"性少数人群"的版主吗？他说，啊，你是拉拉？我说，是啊。然后就跟他聊了聊，他就放弃了。第三个是我们班班长，七夕的前一天跟我说他喜欢我，说他性幻想的对象也是我，晚上做梦的时候想得也是我，就是很雷，我和他绕了半天拒绝了他。

一个地道的女权主义者的现在和未来

大一的时候我头发很短，后来头发逐渐长了，我身上逐渐显现出女性气质。可能我是H，但我总觉得圈子里对H有污名，吃香的总是那些帅T和美P，所以就要说我是妩媚的娘T，作为一种身份，政治身份。

我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我觉得男性都可以被消灭掉，认为天底下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变成女同性恋才能摆脱性别不平等的命运。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有的政治、经济、生活的社会秩序导致了女性的地位处于一种弱势，而且这种弱势被经济秩序所巩固，所以必须打破原有这些家庭传统婚姻道德模式才能够重新构建出一个性别平等的生活。

从不生孩子的角度讲，女同性恋应该是女权。一个女同性恋立志不结婚的话，她不能依赖男性，必须具有独立的意识，包括经济、思想、生活。但是很显然，当今社会很多拉拉，都认为要依靠T，在这种模式下，T的压力就很大了，她是女人却又承担男人的角色、男人的压力，打扮得像男人才符合主流的观点。包括圈子里面，定义T和P也是这样子的。其实T和P经济、责任的承担都是一样的，本来就应该是一样的。

毕业了我会选择在北京非政府领域工作，我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做女性这方面，因为女同性恋的权利也是妇女的权利，如果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女同性恋的地位才能提高。一个是做青年发展领域方面的，给年轻人成长的机会。



采访花絮

les+：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麦子： 我是非典型巨蟹，偏处女座，有一点追求完美。我很轻而易举地出柜了，再通过书本、活动，逐渐强化自我认同。我跟妈妈出柜的时候她反应一点都不激烈，害我还忐忑了半天。我妈说，你天天给我看那么多同性恋的书，就是为了误导我？哈哈，虽然是故意给她看的，但是绝对不是误导，是引导！

les+：你女朋友为你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吗？

麦子：她给我挂过横幅，李麦子生日快乐"，挂在她寝室前，"然后把我忐忑得不得了。第二天，宿管阿姨来叫门："谁贴的！"

les+：你做过什么？

麦子： 我是工作狂，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妇女运动、性权利之类的。在工作上我身体力行，想到就会做，我觉得我领导力、执行力、创新力都挺好的，项目运作能力也挺好的，反正我在这个领域混了很久，大概两三年了，我觉得自己具备在NGO组织工作的基本素质。

les+：谈谈你的好朋友。

麦子：在同伴联盟里除了我女友之外跟我最好的朋友，叫帅子，一个直男，他是下一届的负责人，我跟他很好玩，就是经常会吵架，谁也听不惯谁批评谁这种，然后我俩吵完了又会非常婉转的相互道歉啊，从来不会在意。

在同学社里面，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隐彦了吧，我们是"革命伴侣"，俩人就是谁也不能没了谁，没了谁，同学社就会很没有力量那种感觉。更多是工作中吧，生活中，因为我们也是离得比较远，我又不喜欢经常参加那些聚餐活动，同学社关系中就是和隐彦算是最好的，和其他的朋友也都玩得不错。我本人就是很亲和力。

泰萨·博芬：偷来的一瞥

作者+编译/刘星
来源/LGBTQ Encyclopedia
出自/同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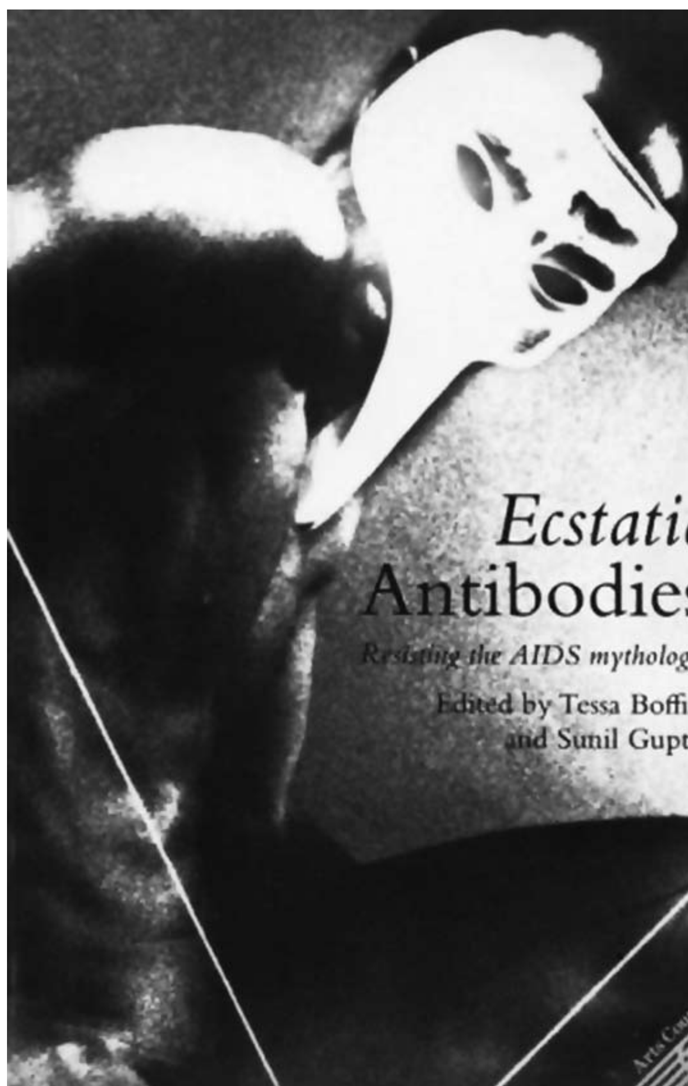
酷儿女同性恋活动家泰萨•博芬（Tessa Boffin，1962-1993）是一位摄影师和表演者。她是英国首个用作品反映艾滋病大流行的女同性恋艺术家，也是伦敦“艾滋和摄影”社团（AIDS and Photography group）的创始人之一。她与苏尼尔•古普塔（Sunil Gupta）共同举办了巡展“狂喜的抗体：向艾滋神话说不”（Ecstatic Antibodies: Resisting the AIDS Mythology），并完成了巡展画册的编辑工作。博芬的《天使的叛乱：女同志和安全性行为》（Angelic Rebels: Lesbians and Safer Sex，1989）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从女同性恋角度审视艾滋病的摄影作品之一。

博芬在伦敦生活和工作的时候，男女同性恋者开始自称为“酷儿”，在这个新的酷儿文化中，“愉虐表演”（sadomasochistic sex play）开始从幕后走入聚光灯下，而博芬公开地支持女同性恋的性自由。她和女友耐瑞纳•弗格森（Nerina Ferguson）一起创作了一部叫做《十字架上的卡巴莱舞》（Crucifixion Cabaret）的酷儿性表演，1992年上演时引起极大争议。

弗格森还参与了摄影系列《两个女同志和一个苦恼的男人，水手与妓女》（Two Dykes and a Strait Man, The Sailor and the Whore，1992），它描绘了一个身着水手服的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追求一个穿着女性服装的男同性恋的故事。

博芬的作品非常酷儿地对性别进行戏谑，以此来解放女同性恋，这与早期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信条背道而驰，该信条认为女同性恋无论如何都要对“男性化的身份”敬而远之。

女同性恋摄影的关注者寥寥无几，博芬为了推广这项艺术而奔走。1991年她和吉恩•弗雷泽（Jean Fraser）合编了摄影集《偷来的一瞥：女同性恋在拍照》（Stolen Glances: Lesbians Take Photographs），该书成为首部女同摄影专集。作为一位摄影艺术家，博芬采用了男同性恋摄影家杜南•弥迦（Duane Michals）广为人知的经典模式——舞台造型系列（the staged tableau-sequence formula），但她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微妙的语



《狂喜的抗体：向艾滋神话说不》

言，用以表现被主流文化所抹除的女同性恋的经验。

在她1991年的造型系列《骑士的步法》（The Knight's Move）中，博芬赋予女同性恋英雄们以经典的形象，如身着闪耀盔甲的骑士和其穿着皮革短衣的随从、卡萨诺瓦式的浪荡公子和其侍女，所有角色都是由女性扮演。作品中当然也少不了她惯用的一个幻想中的角色：女同性恋天使。

在《偷来的一瞥》图注中，博芬写道，她想把自己和她创造的人物置入“宫廷时代浪漫爱情的异性恋叙事传统：就如象棋中‘马’的步法一样——横向或侧向的一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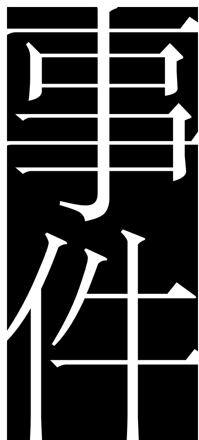
与一般创作型艺术家相比，博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别人的艺术作品中，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毫无保留，热衷于女同性恋艺术创新的探索和扶持。例如，在独立女同性恋制作人的微电影集《女同性恋莱卡短裤》（Lesbian Lycra Shorts，1992)中，博芬就扮演了主角之外的舞台人物造型。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博芬创作不辍，作为一名艺术家也声名日上，但是她仍感到失落。1993年10月，泰萨•博芬在伦敦家中的浴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骑士的步法》







Lady Gaga之性少数群体公益基金会成立

2011年11月2日，Lady Gaga宣布她创办的支持青少年少数群体、反欺凌的公益基金会成立，基金会名称是"Born This Way”。Gaga发声明说，她和母亲发起的这一基金会将与相关机构团体合作，希望带来勇敢善意、营造全球性的反欺凌网上社区。

伦敦奥运会开办同性恋骄傲主题馆

2011年12月9日，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开办的同性恋骄傲主题活动馆（Pride House）的启动仪式在伦敦市政厅举行，该馆将是伦敦奥运会设立的最大规模主题活动馆之一，也是夏季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同性恋骄傲主题馆。

贝纳通推出同性亲吻广告

意大利时装公司贝纳通（Benetton）2011年11月16日推出的“去除仇恨”(unhate)主题系列宣传广告引发热议，这套广告画旨在表达不同文化、宗教和人群间应包容理解，采用全球爱的象征一世界政治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同性亲吻。例如南北韩、巴以、中美元首之间这些图片带一点讽刺性的期望及建设性的调侃，是为促使人们在政治、信仰与观念出现分歧或彼此冲突时，仍必须进行对话与调解。

英国第一个正式挂牌的同性恋街区

2011年11月11日，英国利物浦市政府在市中心斯坦利大街安置新路牌，正式承认该地段为同性恋文化和商业区，新路牌上有六色彩虹图。副市长等官员和居民代表出席了第一块新路牌揭幕仪式，同样的路牌还将在邻近街区多处安置。利物浦可能是全英国第一个由市政府正式设路牌标志同性恋区的城市。

香港同志影展亚洲电影最受关注

2011年香港同志影展于11月18日至12月1日在港举行，重点活动是“亚洲焦点“环节，主办方为观众精选了多部别具意义的亚洲同志片，年仅26岁的内地同志导演范坡坡获得“玲珑大奖”，为“历年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他多年来坚持筹办中国酷儿电影巡展和北京酷儿影展，以此推动积极向上的同志文化，对中国同志运动贡献深远。

青少年性倾向之联合国声明

2011年12月8日，在世界人权日将到来之际，各界相关代表出席的青少年性倾向反歧视主题研讨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为会议发来了讲话，并由联合国副秘书长宣读。潘基文表示，针对青少年的性倾向或性别身份的欺凌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同志文学获奖

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的第二部小说《爱的证明(The Proof of Love)》荣获2011年LGBT图书奖绿色康乃馨奖。这是一位年轻的剑桥数学家的故事。评委Simon Savidge认为“这是一部非凡的小说，你甚至忘记了它是虚构的。在字里行间你可以感受到暗流涌动的气氛，并且每一句话都让你耿耿于怀。”

李阳妻子Kim Lee获2011年性与性别维权人物奖

2011年12月11日，2011年年度性与性别事件活动媒体发布会上评选出11个2011年中国大陆发生的、引起社会关注的“性与性别”事件，并以性人权和性别多元平等的视角进行评点。其中“酷儿影展10年、耽美小说作者被判刑、同性恋社群反击“反同”言论、金星因跨性别身份被排挤”四件性少数议题参选，李阳妻子Kim Lee因奋起反家暴被授予“2011年性与性别维权人物奖”

编辑/立早 + 来自/淡蓝、爱白Aibai、女权之声、中国les广播电台

人权就是同性恋者的权利。

——2011年12月6日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2月6日晚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国人权政策的长篇演讲。希拉里强调，同性恋者的权利同妇女的权利和争取种族平等的权利一样，均属普世人权。文化习俗和宗教传统不能成为歧视或者以更恶劣的方式对待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变性者的借口。

我双亲的性倾向对我的人格健全发展完全没有影响

——来自网上热传的一位19岁美国青年为同性恋婚姻辩护精彩演讲。在演讲中，他强调“我们并不期待别人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只希望政府给予公平和平等的对待。在我19年的人生里，我从来没有一次被人质疑我是同性伴侣养大的小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双亲的性倾向对我的人格健全发展完全没有影响。”

好爱同志，好爱平等。

——2011年11月12日下午香港举行同志游行的主题口号，反对同性恋歧视，为同志群体呼吁平等权利。

媒体是大众了解同性恋议题的重要平台，大众媒体的客观报道，对改善性少数人群的生存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1年12月9日，由爱白、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发起，多家机构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彩虹媒体奖在京发布，终审评委之一李银河认为此类奖项的设立有助于鼓励大众媒体对同志人群的积极报道，也会对不公正的报道形成监督作用。

总是要有人问这些问题，才能防止人们忘记。

——古巴记者Francisco Rodríguez Cruz如是说。他一年前建立了一个博客，为古巴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LGBT）人群的权利呼吁。

声音

他有两个非常爱他的家长，并且珍惜他胜过这世上所有一切。我想这对于孩子们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些社会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歧视。

——美国同性恋家庭养育孩子面对诸多法律上的困难和社会对孩子的歧视，对此，纽约州有一个儿子的男同志梅夫塔说道。

因为没有法律保护／因为什至是个秘密／因为难以对他人言说／所谓的盟誓／是否便还原到最初的样子／我们握手誓约／句句贵重如金／但一张手／又全幻化成沙／没有谁能保护我们

——台湾女作家陈雪在facebook上写诗表达对自己同性婚姻的切身感受。

我都从未得到过他的爱。当我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一生都白白浪费，我感到似乎整个世界都要坍塌。

——来自天津的67岁的翠玉荷用40年的时间努力做一个好妻子，而直到去年她才发现丈夫是同性恋，自己永远也无法赢得他的爱。

婚姻归婚姻，爱情归爱情

拉拉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文/饺子+立早

事由

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这个涉及到抚养赡养、财产分割等事项的司法解释共十九条，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对房产、不动产的规定就超过了五条。这五条条文被民众“提炼”成了简单的五句话：“婚前个人按揭的房，离婚时归个人；父母给孩子买的房，孩子另一半没有份；夫妻间互相送房子，未过户前可反悔；

一方卖了共同的房，另一方不能反悔；给父母买房改房，离婚时不分割只拿钱。”

最高法院一庭负责人表示制定此司法解释时考虑了国情——“畸高房价和高离婚增长率并存，父母为子女结婚购房往往倾注毕生积蓄……他们担心因子女离婚而导致家庭财产流失一半。”

从关注婚姻自由到关注婚姻财产，中国人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的现代婚姻理念滥觞于清末民国时期，逐步取代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颁布的《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男女两性的平等地位被高度强调，对夫妻财产的规定却只有简略的一句话：“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意识高涨，离婚再也不被视为“资本主义腐朽性和家庭崩溃”的延伸。在个体利益与家庭伦理的正面碰撞中，如何划分清楚财产，保证人们在婚姻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成为了社会需要正视的命题。

1980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关于家庭财产的条文增加到了三条，而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首次确立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婚姻的“契约”性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个人在婚姻中获得空前的自主权——如今，离婚与结婚同样自由。《婚姻法》的变迁与保护公民私人财产的立法理念相吻合，《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司法解释的发布，使得婚姻中以房产为代表的财产的地位，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总结

在这样的衍变过程中，曾经被人们寄予婚姻之上的关于爱情、家庭和伦理的崇高想象无疑都变成了镜花水月，婚姻只是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在法律上的承认，对于相爱的人而言，走进婚姻殿堂的意义也很大程度上被这样后现代主义婚姻价值观所消解。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仍然不具有被婚姻法承认的可能性，拉拉们也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太多的遗憾了。

就让婚姻归婚姻，爱情归爱情吧。

评论

司法解释三对女性的影响

让弱势的更弱势?

公益律师李莹:
司法解释三过多地保护了经济强势一方，而忽略了原本就已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中国婚姻的传统是女方出嫁妆，男方购房，如果离婚时按照个人财产划分，那么女方将很可能面临“净身出户”的下场。而婚姻并非仅仅是房屋这样固定资产的投入，家庭的日常开销和抚养子女的费用以及女方在照顾父母子女、料理家务方面的隐形付出将血本无归。女性作为社会经济弱势一方，在面对离婚问题上将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这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将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苹:
婚姻中的平等绝对不是说划出来一块，就只有这一块男女平等，别的地方都不平等，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我们要促进的平等是全面的平等，不但在家庭上平等，还要在经济上平等，在社会上平等，在政治上要平等，这样才是平等的概念真的被落实了。现在社会还是把婚姻当做女人唯一的可能性，却在婚姻里面跟女人说你只能靠自己，这会让有些人很错乱的。

司法解释三对中国拉拉群体的影响

逆向支持同志运动?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负责人江晖:
婚姻法规定的财产权个人化趋势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社会福利的关系，基本上是以人为单位的，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比如保险金和养老金跟伴侣没有关系，也不存在夫妻共同缴税能降低税率的可能。因而中国的同志跟西方同志面对的现实不一样，西方同志婚姻合法化跟经济上的诉求有关，如果被婚姻法认可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联合缴税上享受交更少的税的福利，但在中国，税制和福利都以个人为单位，而新婚姻法的规定也倾向于更个人化，那么两个同志没法通过婚姻结成伴侣关系，在经济上没有损失，从这个角度讲，它对同志运动是一个逆向的支持。

更有利于拉拉形婚?

北京拉拉沙龙负责人安可:
对于有些不愿领结婚证真结婚的拉拉来说，这种选择很多时候来自对财产分配的顾虑。司法解释三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和清晰划分使得婚姻关系变得更加简单，婚姻的契约化倾向也方便了拉拉们采取形婚方式来处理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对于将形婚的拉拉而言应该是有好处的。但总体而言，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大多仍处于弱势一方，司法解释三对个人财产权的强调和保护，对于要长期一起生活的形婚家庭而言，可能愈发加剧了双方的不平等。

婚姻的去神圣化?

北大法学教授强世功: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便民”的司法哲学，到明晰家产中的个别财产归属的法律技术操作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理想家庭的法律想象就是：按照“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的逻辑，将家庭变成了分别拥有个人感情和财产的两个人组合在一起的合伙生意，其理想模式就是“AA制契约婚姻”。

注：李莹、王苹和强世功的观点整理自网络，其他来自les+的采访，特此说明。

女同运动

女同志一直以来有自己的阵地，但不容否定的是，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也作为一种分析社会的理论，对女同志也大有启发。总体来说，两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是女权主义者的普遍追求，但女权主义自身也是门派林立、众说纷纭。因此，要简单地定义女权主义是很困难的，而对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的个人来说，“女权主义者”这一称谓也有着不同的内涵。

在时代的浪潮中，性少数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并不总是志同道合，很多时候，双方不仅存有分歧、甚至产生误解。但这些分歧和误解正是对女性自身的多样性的最好说明，因此值得关注。

性少数女性作为女性中更为弱势的群体，其权利本应得到伸张，但在相关国际文件中，常常甚至连女同志的名称都不曾提及。因此，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性少数女性若能表明自己的身份和诉求，将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不是人人都有条件这样做，但出柜的女同志越多，她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就越大。

同志运动中的女性也需要具有女权主义的思考，因为它的反父权、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视角往往很能带来启发。但请勿冀希于得到关于女同性恋者应该通过自己自主的组织还是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来争取自己权利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找不到神奇的公式。但是你可能会找到一个看待这个多样化世界的宽广的角度。

从女权主义中汲取力量

翻译/Yaqi
部分编译文献参考/同语，KAREN
出自/《女同运动：联合与分歧》，ILGA

女性的世界游行：女同性恋议题得到足够的关注了吗?

Patricia Cruzi对Diane Matte的访问

Diane Matte作为一名女权主义活动家已经很长时间了。她本打算成为一名老师，但她却为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一家处理性骚扰的中心工作了十年。1995年她在魁北克组织了一次由40000人参加的“坚强女性抗贫穷”的游行，也叫“面包与玫瑰”。她是女性的世界游行的其中一位创始人，也是这个反全球化运动的秘书长。她现在任职于反性剥削联盟www.marchemondialedesfemmes.org。

你组织了2000年女性的世界游行。这个游行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了实现它遇到了哪些困难?

女性的世界游行是女权主义者国际性的运动。它召集草根组织为了消除贫困和针对女性的暴力而努力。它的价值观和行动意在带来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改变。它涉及许多主题：比如说团结的全球化，男女平等，对女性多样化的认识和尊重，强调女性领导力和加强女性之间的联盟，以及与其他有远见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合。自2006年开始，这个游行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而不是一次性的活动了。

这游行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它能联合上千个女性组织，因为这些女性想做带来真正的社会改变的事情。在一些国家，这游行在本互相不知的女性们及各个女性团体之间建立了纽带，使她们携手合作。在一些女同性恋组织中，比如说葡萄牙、巴西、印度和秘鲁，这场游行将她们与世界连结，也将女同性恋议题放进了更大的女性议题中。在另一些国家中，女同性恋议题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导致一些组织特意与这场游行撇清关系。但我没从停止谈论女同性恋权利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的分析报告。我们相信只有充分了解关于女同性恋的现实以及更清楚地理解“被强加”的异性恋如何将女性置于男性主导之下的境地，真正的改变才会有改变。

女同性恋们在创造、组织、发展和参与这个项目中起到了哪些有效的作用？

我们在蒙特利尔的组织团队大约占了所有员工的三分之一。它是许多女性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如何组成的很好的例子。在1998年蒙特利尔展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上，有来自世界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参加，有关女同性恋的诉求引起了热烈地讨论。有些组织说如果女同性恋议题囊括在了这个平台里，她们担心在她们的国家里无法动员合作伙伴。有些团体当知道女同性恋者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被认可的现实后有了畏缩。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将女同性恋者的诉求提交到一个单独的采用过程中。我们确实认为为了既定为2000年的目标而开始交流和实施反女性贫穷和暴力的行动更为重要。我们同意另设一个工作组负责起草将要派给所有参与团队的阐释文件。有来自80个国家的大约3500个女性组织收到了这份文件。

为了实现承诺，我们给了那些还没有处理过女同性恋议题的国家的组织，或是那些感觉脱节的组织机会，让她们了解和接触女同性恋者们。贯穿整个游行活动，这样的做法引起了一些紧张气氛：有些国家的组织拒绝处理国内的这些议题，另一些则是抓住机会普及关于女同性恋的现实，消除女同性恋只是一个西方现象的误解。

我感觉如果真想带来改变，我们需要专门的女同性恋运动来为独特的诉求发声，反抗歧视。不管如何，我们都需要对所有的女性团体进行教育，这只能在对话中进行。在一年又一年的大会上，那些参与国际会议的女性组织知道了分析性的辩论，比如说关于性权利的。有时，我们必须回答非常基本的关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问题。我知道，在最近的一次2008年10月在格莱西亚召开的世界大会上，关于女同性恋权利的问题没有引起争议。女性们接受了这就是现实，会议也会继续向追求女性权利的方向努力，为了所有女性的权利。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胜利。

你对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工作和关注度有什么想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你对此的想法和感觉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必须让我们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受到关注。我知道这不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的事情，但是我们越努力，就越有给其他人出柜的空间。我自从第一次会议之后就以同性恋的身份受到关注。我令一些人感觉不舒服，但是没有一个人反对我。

我还认为我们从一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对于当前状况的分析需要更完善。一方面来说，极少的论坛提供舞台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谈女同性恋。女同性恋者经常面对没有女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成分的LGBT运动。另一方面来说，女权主义运动多次离析女同性恋者的诉求以及对于强迫的异性恋的分析。最乐观地说，女同性恋者的诉求被认为是对她们权利的认可。但对我而言，这仍是不够的。

在2005年，最终版本的世界女性人道宪章中并没有收录作为世界游行成果的"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尽管它被写进了初稿。你能说说这项提议为什么没有被收入在最终文件中吗？

在2005年由ILGA发布的新闻稿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政府并没有要求我们改写宪章的文稿。是在2004年参与我们国际会议的组织要求改变这项的。我们选择的以下途径：我们期待得到共识，也希望宪章能尽可能的代表所有参与游行的女性们。一些非洲的参与者以他们退出为威胁希望我们不要保留相关文本。在辩论的结尾，我们同意了现在的宪章版本。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基于以下前提，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有趣：每一位女性，每一个人应该能够选择她们的性以及共度终身的人。这是一个如此广泛的陈述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用到性取向的问题上，拥有一个经过主观选择的性，结婚与否，生小孩与否，以及决定人生伴侣。对于很多参加游行的团队来说，这就相当于"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这个游行公开了恐同现象的存在，并且否定了它。

关于2010年游行准备的计划和行动，你对女同性恋们有什么建议？

大量认同女权主义者身份的女同性恋组织一定要参加世界女性游行。她们必须让分析更深入，坚持她们的诉求和继续教育人们。我们也要同意在我们之间讨论我们对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见解并且公开这些讨论。我感觉我们必须不应局限于对女同性恋或者对LGBT人群的歧视的问题上，而是回到最根本的：我们正在塑造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世界女性人道宪章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它使我们能够延展我们对议题的分析，能同时激发对LGBT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讨论。

两个女权主义者的对话

两位女权主义者之间的访问成了对于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和一名女同性恋者意味着什么做出反思的讨论。

Francoise Collin：一位法国女权主义者学家和作家。她于197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创刊了"cahiers du grif"，一本著名的女权主义评论性刊物。她发表了许多关于女性主义的文章。

Irene kaufer：一名女权主义活动家，工会成员，生活在布鲁塞尔。她也是一名记者，小说家，写歌的人。

出处：选自"女权主义进程"，Francoise collin, Irene kaufer, Trace, Editions labor, 比利时，2005年，p117-181

"人们可以注意到女同性恋者们已经迅速地从男同性恋者运动中独立出来。但是她们面对女权主义者遇到了同样多的问题。女同性恋者们应该在这两个运动间建立桥梁，但结果却在两个运动间分裂了。她们总感觉不是在为她们认为有优先权的事业努力：例如堕胎权，艾滋病等。当她们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时，她们得不到来自那些群体的支持。女同性恋者对她们的同盟所展现的团结得不到回馈。

女权主义运动确实创造了象征女性间对话的"同性恋"或"同性社会性"。但是，它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给予女同性恋自己的空间。尽管"Cahiers du Grif "不久之后马上做了一期"女性中的女性"的专题，这个主题被当作一个题外话，而我们之中的一些正在经历它。我甚至还记得光是一期特刊这个想法就引起了一些窃笑。其中有一篇寄给我们也被我们发表了的"我是如何成为直人" 的文章。它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一样都可以质疑她们性取向的发展和动机。

如果说女同性恋事业并没有进入同性恋运动的主流，你认为它融入了女权主义运动中了吗?

女权主义一直误解了女同性恋事业。虽然我不愿意原谅这种情况，但是我想回顾一下它与男同性恋运动的不同。事实上，男/女同性恋运动是争取对于他们的性的认可，但是女权主义---我有可能在鼓吹我自己的见解---有其他的优先选项。女权主义为承认女性作为社会、政治的主体而努力。它是基于男女性别的不同。有些人会说，就像Monique Wittig说的"女同性恋不是女人"。但是，她被社会认作是个女人也必须承担被认作一个女人的后果，比如说当她申请一份工作时，或者是当母亲(无论她同意或者反对这一点)。

女权运动一直都规避而不是直面有关于欲望和性向的议题，大多是因为这并不是任何政治决定的结果。这都不是那些"由我们决定的事 "。它们来到一个女人身上，女人只能顺应它，她然后再处理它，承认它。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分歧就在这里，她们有不同的欲望对象。如果异性恋女性对于对同性的欲望既好奇又迷惑（她们只是偶尔试验一下），女同性恋则是对于异性恋女性怎么能在女权主义讨论之后，在"敌人"的怀抱中入睡感到疑惑。父权统治和男人之间微妙的差异使得这问题显得很开放。女同性恋者一直都是统一的，异性恋者则是辩证的自我矛盾。

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分歧也是很常见的。即便一直都想要在外部寻找同盟，难道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们就不应该学习如何合作吗?

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的相遇和互相承认有助于为她们所关心的事情发声，以及创造一个共同的平台。在起初的狂喜过后，无论是什么共同的立场都难以幸免于不同、分歧甚至冲突的干扰。首先，因为反对一个事物的情况会激起对此事物的分析，项目的变化，甚至是战略选择的变化。第二，被压制的人们，被相同的处境和斗争联合起来容易成为个人热情和其他人性因素的牺牲品。

引用让.雅克.罗素的话，被压制的人们并不是天生的好人。这个现象可能在女性运动中尤为明显，因为女性运动起源于一个包容一切的令人振奋的共同立场，但是其中一些群体以对女性的理想化——认为女性是男人的未来——这种想法为宗旨。

当女性运动成熟时，它应该学会在团结中商讨差异，在混合和排外中找到一个现实的方法，在挑战女权主义者的同时避免损害她们的联合。个人的仇恨是另外的事。它在当人取得权力的位置，即便是小的权力时容易出现。由于各国女活动家们，西方的或是其他地方的，组织的各种非正规会议、活动，使得女权主义者在国际上建立了团结。女权主义者学会了在单一或复杂的空间里寻找同盟，让她们的话语被听到。有些令人惊喜的游行见证了这一点，比如说2005年主要关注非洲的世界女性游行，更理性的有2004年在渥太华举行的第四届法语区女权主义研究世界论坛。世界每个角落的想法和行动都穿越国界传播和发芽。

首届中国彩虹媒体奖 9日在京发布评奖结果

文/首届中国彩虹媒体奖组委会

由爱白、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发起，北京同志中心、les+、同志亦凡人、同语、同性恋亲友会、淡蓝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彩虹媒体奖2011年12月9日在京发布，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获同志致敬媒体奖，李银河获特别贡献奖。知名学者、多位资深媒体人士出席了颁奖盛典。主办方介绍，中国彩虹媒体奖自2011年起，每年将举办一次。

期待改善性少数人群的舆论环境

“媒体是公众了解社会的窗口，多年来，同性恋人群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上的形象常常是负面或扭曲的，大众媒体呈现的不客观报道会误导公众、加深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影响到数千万中国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 首届中国彩虹媒体奖执行主席杨洋说，“我们希望借该奖项评选的契机，建立起日常性的同志社区-大众媒体沟通平台，改善性少数人群的舆论环境。”

据主办方介绍，这是大陆地区首个综合性少数群体（包括男女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媒体奖，中国彩虹媒体奖旨在表彰中国大陆地区客观呈现、科学表达、包容对待性少数群体议题的各类报道、文化艺术作品，以及帮助推进、促成以上目标达成的机构与个人，实现大众传媒与性少数群体的对话和沟通，进而推进社会公众认识、理解和接纳性少数人群，倡导社会的包容、平等与和谐。

多位名人前往捧场

首届中国媒体彩虹奖共设作品奖、机构奖、人物奖三大类，作品奖终审结果由专业的评委评出，而同志致敬机构和致敬人物奖则由主办机构共同评出。经过多轮评选，最终《法治周末》记者杜晓采写的《我国首份女同性恋“家暴”调查报告出炉 问题不容忽视》、《南都周刊》记者洪鹄等采写的《爱人同志》封面系列报道、《凤凰卫视》制作的专题节目《与梦想同行》、网易女人频道制作的专题《女人来提案》，最终分获本次彩虹媒体奖最佳新闻报道报纸类、杂志类、电视类、网络类奖项。而《南方周末》、China Daily等获评同志致敬报纸。而多次就同性恋议题发表言论、多次为同志婚姻合法化提案的李银河教授获得主办方评出的特别贡献奖。

知名社会学家，首届中国彩虹媒体奖作品类终审评委之一李银河认为：“媒体是大众了解同性恋议题的重要平台，大众媒体的客观报道，对改善性少数人群的生存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彩虹媒体奖的出现，除了鼓励大众传媒的积极报道，也能对媒体的不客观报道形成监督作用。”

除了多家主流媒体前来捧场报道以外，李银河、洪晃、程青松等人虽无法到场，但都录制了视频表达对首届彩虹媒体奖的祝福。

不一样的颁奖嘉宾

主办方特意安排了一位老年同性恋者“老巴黎”给“同志特别贡献奖”获得者李银河颁奖，72岁的老巴黎曾因同性恋倾向三次入狱，每次罪名都是流氓罪。如今的老巴黎与男友一起平静的生活。老巴黎坦然地告诉记者，“不管我入狱几次，我从来不觉得我有错。我没偷没抢，我没什么可认错的。” 老巴黎说要向李银河教授表达他最真诚的谢意，“我活了70多岁，现在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与李银河等人多年的工作密不可分。”

另一名颁奖嘉宾是61岁的退休工人藕姨，几年前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与同性恋扯上关系。退休后藕姨学会了上网，并通过博客认识了一些同性恋者，她发现这个世界“并非都是男人爱女人，非黑即白，”她通过网络接受同性恋者的倾诉，并于今年结集出版《我的那些同志孩儿》一书，目前担任同性恋亲友会北京召集人。“老有人问我，你家里又没有同志，你为什么要参与？我觉得要改善大众对同性恋人群的偏见，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支持，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等的人嘛。”

据悉，同月下旬，首届彩虹媒体奖同时在上海颁发了余下奖项。


RAINBOW AWARDS

中国彩虹媒体奖的宗旨

众所周知，媒体是公众了解社会的窗口，据观察，多年来，同性恋人群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上的形象常常是负面或扭曲的，大众媒体呈现的不客观报道会误导公众、加深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影响到数千万中国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

有鉴于此，中国内地多家同性恋机构联合发起中国媒体彩虹奖评选活动。该活动坚持独立、公正立场，表彰客观、公正报道同性恋议题的媒体和个人，每年评选一次。活动旨在鼓励中国内地的新闻从业者客观、积极、深入地报道同性恋议题，呈现立体的同性恋社区，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致力于改善数千万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环境，以倡导社会多元，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彩虹媒体奖网站： http://www.chinarainbowawards.org/

首届彩虹媒体奖作品奖终审评委名单
李银河、方刚、吕频、崔子恩、Dinah Gardner、Steven Jiang

首届彩虹媒体奖获奖名单

最佳新闻报道作品

报纸	**法治周末**	**我国首份女同性恋“家暴”调查报告出炉 问题不容忽视**
杂志	**南都周刊**	**《爱人同志》封面系列报道**
电视广播	**凤凰卫视**	**与梦想同行：同志亦凡人**
网络专题	**网易**	**《女人来提案》专题**
英文报道	**Xinhua News**	**The loveless marriages of China's gay men**

新闻报道提名奖

报纸	**成都晚报**	**成立七年了名字还像个暗号　同性恋社团期待正常注册**
	广州日报	**孩子喜欢同性　父母如何应对?**
	重庆日报	**《何处听晚钟：中国首个“同志庄园”流产》等系列报道**
杂志	**体育画报**	**《同志，冲啊》封面系列报道**
	嘹望东方周刊	**一个同性恋社团的生存记录**
电视广播	**凤凰卫视**	**社会能见度——“同志”的婚礼**
	中央电视台	**请尊重每一个群体的自我选择**
网络	**腾讯女性频道**	**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尊重同性恋 从现在开始**
	网易新闻频道	**另一面：吕丽萍反同错在哪?**

同志致敬传媒奖

报纸	**China Daily、环球时报、南方周末**
杂志	**南都周刊、心理月刊、Time Out**
电视广播	**凤凰卫视**
新媒体	**新浪微博、网易**
传媒人	**Dinah Gardner**
特别贡献奖	**李银河**






RAINBOW AWARD







骄傲的存在

编辑/sam

纹身的拉拉

制作/大京





karen

25岁

现居住地：北京

纹身主题：虎

“我潜入心海的寂静里，和居于彼处的乖戾之兽相会。终有一日，血肉将弃我而去；凡为人子，纵使曾经握有支配己身的权柄，亦将难逃此一命定的背叛。但这怪兽不离不弃，它从不驯服，却有无双的忠诚。”——日记，2006

纹身大概就是那个怪兽在血肉之上留下的脚印吧。纹身是个和自己身体相处的方式。

这是在美国纹的，旅行纪念。选个好图，找个好师傅，有份好心情，就这么简单。趣事欠奉，糗事倒有——带我去纹身的当地朋友停车错地儿，被罚款啦：P

在左边脚踝外侧，是我的生肖，我觉得老虎很美。

对我的纹身说：

我负责皱眉头，你负责微笑！





静雅

年龄：27岁

现居住地：北京

纹身主题：蜂鸟——无脚鸟

缘起应该是王家卫的那部电影——《阿飞正传》，上高中的时候看的，整部电影都在讲述一个男人的故事，他的多情，更重要的是他为他的身世，为他的所爱亡命奔走，没有希望，没有尽头、终点。电影在片头和片尾讲述了这样一种无脚鸟的宿命，从生至死要不停飞翔，无法落脚。我被这样的意象迷住了，不停飞翔直到死亡的状态，而且我以为蜂鸟就是这样的。后来蜂鸟成为我最喜爱的动物，当我想要纹身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其他的选择。

决定纹身与结束了持续七年的恋情有关。一段维持了这么久的感情，一份几乎就要谈婚论嫁的感情，无疾而终，总让人有些惋惜。沉寂了半年后终于决定做些什么，让自己兴奋起来，于是就去纹身了。纹身后的那一周，感觉到那些小针眼逐渐结痂，先有点疼，后来很痒，最后脱皮，终于有一天洗完澡后蜂鸟和我的皮肤融为一体。我那时候心里特别踏实。因为将蜂鸟纹在身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对我的纹身说：
谢谢你，在我独自一人生活的时候陪伴我。



摩天

年龄：21岁

现居住地：石家庄

纹身主题：自己

对世界有太多的好奇，对生活有太多的未知，而对自己，只管及时行乐。Tattoo应该是我生命中最自然的一部分，就如同我应该拥有眼睛、双唇、臂膀、乳房一样。在人生轨迹中，我不会永远被光明眷顾，但我要冲破黑暗的枷锁，我可以感应到太阳。一颗顽强的葵追逐爱慕的光——这是我第一个Tattoo的含义。

也许是把纹身作为自己身体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在纹身过程中完全没有疼痛感，反倒像是一次蜕变和成长，新鲜并且期待着。我不知该怎么去谈她，我只是爱我自己，恰巧她属于我。不同年龄所经历和所感悟的都会不一样，Tattoo可以算是我另一种人生印记，她可以记录下我对于自己的认知、反省或是对任何我认为该纪念的，所以我还会再纹身，下一个纹身可能就是在胸口纹一朵寓意为欲望的大岩桐花，花蕊中燃烧着骷髅；时刻提醒自己欲望的毁灭性，这个世界诱惑心灵腐败的东西太多。

对我的纹身说：
我的纹身就是我自己。



暖暖

年龄：24岁

现居住地：上海

纹身主题：信仰

这个纹身不是出于纪念某件事缅怀某个人，也不是出于冲动，更不是出于自虐和赶时髦，它是长久的，自我的决定。

纹身和信仰一样，是一辈子的东西。十字架是我的信仰，所以选了这个图。至于那一句话，是拉丁文，“Deus solus me judicare potest”，翻译成中文是“只有上帝可以审判我”。这句话，是对我自己作为一个拉拉，身份的确认，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从来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无论自己的性取向也好，其他原因也好，因为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我的上帝才可以审判我，而我坚信，真心付出的爱，是比信仰更加珍贵的东西，只要是从爱而来的一切，在上帝看来就不会是可耻的。

纹好之后有一丝丝的惆怅，看到20岁时拍的裸背艺术照，再看到镜子里现在的自己，那个漂亮干净的背再也没有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再看，我就清楚地知道，爱和自我的警醒，这是要跟随我一生的信仰。

对我的纹身说：
We belong together, forever.



八百万种逃法

拉拉，快跑！

策划/童一刀
编辑/Sam
作者/小铁 + ANITA + 立早 + 费朗夕
漫画/高源



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是可能想象或实践性别/性取向的流动性的。

上世纪90年代，酷儿理论像一把斧子，劈开了对性别/性取向二元框架和固定同志身份的沉寂冰面，带来了一点逃脱规范、标签的风险，和机会。

这些顽皮大胆的性异己分子，自称自己为酷儿。他们带来最大的启发，是逃逸似牢狱的性别规范，发现流动而连续的自我。

在通往自由的路上，一起跑吧。



“自我认同是一辈子的，这种认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这种流动性正像是人生起起伏伏的状态一般。”

77：自我认同是一辈子的事

性格开朗的77经常一副小男生打扮，当时她对于别人给予她的标签“T”处于一种“被迫”的接受状态，却苦于找不到一种更为贴切的身份描述，如今她对于自己的认同已经逼近贴切——“跨性别H”。

口述/77 + 文/小铁 + 图片/77提供

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鸡鸡好疼!"

77对自己三岁前某天发生的事情有不确定的印象，那个事件很特别，却又有一些不现实的因子，因此她不确定是否真的发生过。某天，玩耍中的她不小心让自己的下体撞到了桌角，吃痛之时，她大叫“我鸡鸡好痛！”

引来家人的一阵大笑，“你哪有小鸡鸡呢？”

77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怪，小时候对性别概念很模糊，为什么幼年的她会把自己的下身定义为“小鸡鸡”？但是对这个场景印象太过深刻，实在不像是自己记忆中的“自我创造”。

77坦言自己从小和男生一起长大，万年短发的她自记事起就一直是男生装扮。童年的时光混迹于男孩儿堆里，伙伴们总是一起在巷子里拍画片，或是跑到河边烧火玩，烤东西吃。从来没有玩过布娃娃的她总是会从哥哥那里搜罗大把的“男孩儿玩具”，连她的奶奶也说，“阎王爷要你朝书房跑，你却朝厨房跑”，所以看似应是男儿身的她却生为了女生。父亲总是希望她能够像个淑女，另一边，善解人意的母亲却放她自然成长，并不强迫她作女生打扮，反而依从她的偏好，总是给她买男装或者偏中性的衣服。

很有趣的事情是，从小在外面打打闹闹，还经历过被选中体操队的风光运动生涯的77，高中前却有一个死穴——厕所。“不要和我提厕所！”当别人提起这个议题她就会咆哮起来，从小学到高中，谈到厕所她就会很郁闷。小学期间，她一次学校厕所也没有进过，她害怕看到别人望向她异样的眼光，她也害怕自己的下体被别人看到；小学六年级时候，生理期到了，她的痛苦就升级了，她不想被人看到她也需要用“卫生巾”来处理那些“肮脏的，污秽的”经血。那个时候77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男孩子，她总是会评价女孩子们“你们这些女孩子怎样怎样”，仿佛她自己是男生。

然而经血还不是大敌，小学四五年级时，胸前有两块肉开始膨胀，那才是恐惧呢！77笑说感觉自己胸部发育也特别怪，好像一段时间长起来，一段时间又下去了，但是后来还是长起来了，“难道是吹气球吗？”，直到现在她还为胸部的事情苦恼，但是又不想老是穿束胸来解决问题。77一度想过做变性手术，那个时候她对自己的认同比较偏男生，但是考虑到手术费用，以及之后要承担的一些压力，她也只是想想而已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77不再会把自己的下体叫做“小鸡鸡”，她也经常探索自己的身体，美滋滋地享受着神秘的女性身体带来的感官愉悦。

情欲流转之心路——“请忽视生理性别吧！”

77说她回去看09年人人上的日志，发现那个时候她希望能够谈一场不分性别的恋爱，对方是男，是女，是双性都不重要，她只想被作为“人”本身的对方所吸引，相恋，一切和性别无关，只和爱有关。

她非常迷恋中性气质，喜欢没有那种强烈的男性性别气质，却又有力量感的姜大卫，也喜欢英气十足男子扮相非常成功的前宝冢演员天海佑希（女）。

小时候的她非常喜欢女孩子，依恋某些有姐姐气质的女孩子，但是她不认为那是爱，这也是77对于自身感到困惑的地方，后来她一直把高中前的自己定义为“无性恋”。

从前她从没有想过要和谁谈恋爱，每次听到别人说人应该有个家庭，她更是认定自己不会结婚，后来回想起来自己当初拒绝婚姻原因是，传统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构，她当时内心很抵制和男人一起生活，但是如果可以和女生结婚，那就是很美好的事情了。

上大学之后，开始上网，认识了天海和姜大卫以后，77也开始幻想自己需要的爱情，有的时候幻想自己是个大侠，在腥风血雨中行走江湖，身边有美人相伴；有时候却也幻想一个没有性别之分的爱人。

2010年初，77还在想自己是不是双性恋，因为并不排斥男性，甚至还很好奇男女之爱是怎样的，但有时亦会产生特别的幻想，通过同寝室的腐女室友，77接触到了GV，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成年男性生殖器，觉得非常没有美感，同时又觉得有一个阴茎应该在做爱的时候会“挺带感”的。

2010年末，77在新年许下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有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国外留学的朋友看到之后问她“难道你是lesbian?"自那时候起，lesbian这个微妙的词汇紧紧地钻进了7的脑袋，再也出不来了。她开始在网络上搜寻关于lesbian的各种信息，加了很多群。之后也和附近学校的一个拉拉群的群友见面，“一见面，她们就说自己应该是‘t’，那t就t了，后来我自己也说自己是t了。”

但内心里迟迟无法将自己认同为“t”，感觉“t”好像跟男人一样，什么事情都要她来扛，总是要去照顾别人。“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想被人照顾，我总是想找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互相分担。”77在寻找真爱的路上也曾经有过稀里糊涂的一夜情，但当时两个小处女， 面面相觑，最后也只是以爱抚告终。

向同志们问好——终于找到了组织

2010年下半年，77参加了“同志你好”武汉站的活动，在无人挑大梁的情况下心一横，当起了组织者，参加了“同志你好”，她也对自己的认同有了新的看法，在活动里，主办方发放的同性恋ABC小册子里有关于lgbtq的小知识，其中“跨性别”这个概念吸引住了她，她发现自己的认同其实是非常符合跨性别的定义。

后来她又加入了武汉年轻同志成立的武汉rainbow，结识了一群希望能够为同志平权，为同志文化正名的朋友们。大家聚在一起也多次讨论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在这样的讨论中，以及通过武汉rainbow这个平台与其他LGBT组织、学者的数次交流，77对自己逐渐有了比较能够说服自己和他人的认同。

然而，最理想的状态其实是，没有男女二元的性别标签，也没有TP，男同，女同的标签。

虽然现在社会仍然处在一种性别二元，异性恋霸权的社会规训之中，但77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她自己，开始反标签，更认同一种非恒定的存在。“女性气质加上男性气质，这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人啊!”77期待，通过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流动性可以被发现。

静雅：我是性少数派！！！

文/静雅＋摄影/蜀黍

我是性少数派，我的性取向不同于直人，我的性别认同不同于传统的二元性别，我的性行为更加开放，我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路上，不单纯在性与爱的方面，我很自豪！

今天抛出的这一段宣言，不单纯代表我现在的状态，也是我观察了一些人后得出的结论。回顾这半年的生活，可以被笼统地概括为一个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之路。有着和别人一样的过程——由于某些契机开始思考性向的问题，出现迷茫和否认，寻找外界的支持，走上认同的道路，认识同道中人，最后觅得感情上的寄托。

自觅得XX这个萌物之后，我现在似乎是可以功成身退，安享二人世界的时候了。也反复被人追问在女同组织里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既然已经探索到了自己的性取向，那我在这样的一个拉拉社群内还想要实现什么？

理由似乎并不是单方面的，但似乎又单纯得可以在参与社群活动的过程中反复被提及，质疑它存在的人和相信它存在的人一样多。归结起来，是我的题目减去性那个字，变为“我是少数派”这么一个大题目。

从性别角度考虑，比同性恋更少数的族群的应该算Transexual（跨性别）了。《科学松鼠会》里的编辑姐姐在向我催稿了，她说只有你能写，关于性别倒错的，你可以在变态心理学范畴里找找相应的内容。我回复她邮件的时候，执意选择了跨性别人士来替换性别倒错这个指称。我想在同性恋逐渐去病理化的过程中，跨性别也会逐渐去病理化，虽然我对它的了解仍然非常少。

在一次偶然获悉参加的性别多元课程中，性别认同的层次也逐渐复杂，俨然如性取向一样成为一条光谱，或者成为一个分别从生理、身份、角色、表达四个维度建构的复杂体系。一位Transexual可以生理性别男，身份性别女，社会角色男，情绪表达女。这个复杂的内部认同体系必然和外在的社会认同体系产生矛盾，同时生理和心理也会存在一定的冲突，但这种状态就是病态的吗？

现在，我再去思考这个过程，它是从相对多人数的少数族群开始的，逐渐推演至相对少人数的少数族群，它也是一个应该不断被推进的过程，其中，不同的族群也许面对着不同的问题，但所有目的都指向更多生存空间的取得。社会的多元化在推进的过程中，有机会成为一种必然，而民主才会有生长的土壤。

我现在似乎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试图去改变别人的想法。我想，这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活得更好，更幸福的必由之路。



“与男生做爱的时候自己往往都是被动的，也很难高潮，和女人做爱感觉有灵魂在交流，非常美好。”

S：身份的流动之美

S长发披肩，带着粗框的眼镜，斯斯文文的学术女。偶然的机会，她从直人变成了拉拉，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作为一个小女性主义者，如今的自我认同让她感觉充满了力量。

□述者/S＋文/小铁、ANITA＋图片/S提供

敏感的小女性主义者

我从小就是一个女性主义意识非常强烈的女孩子，从小就非常敏感，很早就从家人情感表达中窥探到重男轻女的情况存在。可能因为家人都是客家人，有着相对保守的传统，我的出生让想抱孙子的爷爷奶奶非常失望，父亲母亲结婚的头些年，家人对母亲并不好，我至今仍记得很小的时候，在妈妈怀里大哭，妈妈也流着眼泪说要带我走的场景。虽然母亲的善良与贤惠慢慢还是让家里人的关系好了起来，但在我的心中，仍然留有“重男轻女”的阴影。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做梦，梦到的内容是家里人鼓励很小的表弟（只有几岁）强暴自己，让我感到非常惊慌，想到女性处于一个如此弱势的地位，甚至连我这么大的姐姐都可能被小表弟强暴，梦醒之后感到非常焦躁和恐惧。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方式也常常让我感受到男女被区别开，因此很小，我就自己经常懵懵懂懂地感受到了男女不平等这个事实。

思春期未满

我是一个很早熟的孩子，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稀里糊涂地知道通过摩擦双腿来获得快感，但是内心里充满了罪恶感，仿佛周围总是有一双严厉而充满责备之意的眼睛在盯视自己，指责我那样很可耻，但是还是禁受不住快意的“诱惑”。有几次还被家长发现，奇怪的是父母并没有批评我什么,只是看了看,似乎并没有在意。

爱情的到来大概是中学的时候，我一直喜欢独立、自由，有自己想法的人，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一个玩摇滚的男生，非常特别，有理想，有追求。我很倾慕他，总是想亲近他，总是希望能够和他在一起交流，玩耍。也曾经和三个男孩子交往，那时候我似乎对女孩子没有爱情的感觉。有趣的是，那时候我对男孩子的性幻想是男女交合的场面，有时候却又会幻想女孩子的身体，反而对男人身体无感。有一次，我曾经梦到过同班的女同学，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不清对方的脸，心里却明白是哪个人，虽然那个女生很瘦，却让我始终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当她要解开衣服时，我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性冲动。

内化的父权思想是束缚

我不太喜欢现在比较僵化的社会性别分工。其实我是一个性格比较中性的人，在与男生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男权主义和自己内化的父权思想使自己比较缺乏自主性。从前和男友在一起，若是谈及结婚后生活，对我来说简直如坟墓一般毫无生趣。周围的人都会指手划脚，仿佛那才是正统的人生，可这样的人生太无聊。

由于男性无法避免要控制女性，所以不愉快的经历让我不愿意和男性在一起。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由于性格不合，我们经常吵架，甚至有一次，在做爱的过程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便一直愤怒地瞪视着对方，男生正在动作，看到我的表情后只好把灯关掉，想要看不到我这个愤怒的爱人，草草完成了性交。我本来就不喜欢插入这个行为，感到和男人的性交不愉快，仿佛只是满足对方的兽欲，有时候前戏不够，导致我很痛，更多的时候是对方到了，我却还没有到。

我的政治身份是lesbian

过去我对自己的认同是双性恋，即使现在，对异性的性冲动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我更愿意只作一个女同性恋，因为我发现自己和周遭的异性恋男性越来越难以交流了，他们眼中的理想女性绝对不是我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冲突，我觉得人的意识对认同有很大的调节作用，当我相信这样对我更好的时候，我内心会拒绝与男性发生情感关联。

现在我的自我认同是lesbian,这除了我本身的性倾向，和我的女权思想也密不可分。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因此在性倾向政治中，我还是希望有个立场。当然，这样选择可能会让人觉得我很激进，但不是说吗，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我的自我认同使我感到充满力量，对于女权的问题，能够站在一个与异性恋可以划分开来的立场上。由于我的女权思想比较激进，与男人没有亲密的肉体关系也让我感到身心舒畅。这仿佛也让我更有发言权。我本身的性倾向流动和作为一个“女人”长久以来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不满，使我决心以后投入到性别平等的研究和教育倡导领域中去。长久以来女性在各种方面都没有受到重视，一直生活在男性家长的控制之下，社会有意将女性塑造成感性的弱者，使得她们更好的为家庭和男性服务，自己的潜能被抑制，且又内化了父权思想，非常可悲，我想要改变这种现状。

遇见百分百女生

大学里，我就对同性恋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了，那时候时常会去中山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听艾晓明老师的课，也由此真正接触到女性主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北京的酷儿影展，于是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遇到了看起来“男孩子气”（原谅我使用这个词汇，目前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毕竟通用的语词都是男性视角的词汇）的一个很阳光的女生。回想起大一的时候，曾经对两个女生产生过特别的好感，但是对方是直人，自己也不确定，就不了了之了。过去由于异性恋文化过于强势，我只好对它妥协，自己说服自己是异性恋。但是在酷儿影展期间，由于周围一个良好的氛围，使我有空间和勇气去思考自己的性向问题，发现自己被那位女生所吸引后，虽然也焦虑过，怕对方会拒绝自己，但是在参加影展的另一位朋友的鼓励下，我告白了，并且和那位女生成了一对灵魂伴侣。

我发现，和女生的情感，感觉更加亲密和贴心，可能因为女生之间更有共同点，与女生发生的性比和男生的性更加有快感，与男生做爱的时候自己往往都是被动的，也很难高潮，和女人做爱感觉有灵魂在交流，非常美好。

和女生在一起聊的东西其实和异性聊的也差不多，规划什么的。但是以前聊，基本都是我在跟着男生的计划走，感觉他的规划比我的规划更重要。他们以他们为主，而我像是附属的，感觉不自在。而现在我们是很平等的，两个人的规划都很重要。

流动之美

性别和性倾向是社会建构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能够跳出这个文化框框并且真实的检验自己的内心，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得到最真实和不一样的选择。关键是个人心态的开放。就我而言，已经体验过了。LGBT人群和酷儿就是最好的证明。

目前中国社会大众对性倾向和性别流动的态度是不太能够接受的，但是近几年来同性恋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说明社会在进步在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但是至于流动性，我觉得国人一时难以直接接受，因为大多数人的观点就是要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必须要有一个定论的态度，暧昧模糊不清的取向和说法他们比较不能接受。他们会觉得流动是危险的，危害社会秩序的。只是因为我们是少数，在主流文化充斥下我们自己也感到我们是特别的，甚至很多人将这一点的不同无限放大，试图以此为基点否定我们的全部。也有很多人因此终日困扰，因为世界看不到我们这点不同之外与世界所有的相同。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始终感觉骄傲。因为我选择的是，顺从自己的内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爱自己想爱的人。是群体内部的凝结让我有这样感觉，我们很特别。这样的感觉是好是坏，无法评定，给我带来的影响，也无从论断。但我最深的希望，是这个世界用理解大多数人的方式和态度去理解我们，理解我们与其他人的一样。如果到了那一天，也不需要同志运动，不需要格外提倡我们的权益，因为，世界已经理解了，我们都是一样的。

美少女战士拉拉的酷儿发声

策划+主持/立早

“我们是拉拉。我们很酷儿。我们要发声。”近日神秘ID美少女战士拉拉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场酷儿理论的论战。话题涉及性倾向的先天论与建构论、身份认同和同志社群的差异多元。les+于2012年1月5日晚8点-9点微博在线访谈了美少女战士拉拉。有网友点评：“昨夜星光灿烂，那些对话将会被记入中国同志的历史，不论你说了什么，问了什么，让时间来证明昨天的美妙意义。”

les+：美少女战士拉拉你好，感谢你接受les+的微访问。我们观察到2011年12月18日晚，你在微博注册并发出了“我们是拉拉。我们很酷儿。我们要发声。”的个人宣言，这个宣言很酷！随后很多LGBT网友一直猜测你的来头。你是谁？能简单介绍下你吗？

美少女战士拉拉：我是性别性向不明但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意见份子。

les+：你为什么决定站出来支持酷儿理论？

美少女战士拉拉：因为我见不得这种姿态：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就一棒子打死。

les+：在你的微博上，大部分是两方论战，有“同志先天论”者正在强烈反对酷儿理论，你对“同志生来如此”的看法是什么？

美少女战士拉拉：我也相信有些同志是“生来如此”的，正如我相信有些同志并不是“生来如此”。我的看法在于，“生来如此”并不能和同志身份合理划等号。希特勒还说雅利安人是“天生血统高等”的人呢。哈哈哈！按这个逻辑，产生出了纯正的同性恋和非纯正的同性恋，太可怕了！这就是性少数群体内部歧视的根源。

les+：你认为你们论战双方最大的分歧在哪？

美少女战士拉拉：第一个分歧是，我们其实争论的不是一个点。对方反复论证的是“要怎么去证明同性恋合理才是最好的”；我的点是“人不需要被证明合理才可以获得基本的权利”。 而隐含于其中的更大的分歧是，我们对运动目标的期待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认为，运动是为所有的性/性别异见者争取他们的权利，我可不希望只为“天生的同性恋”或“科学证明的同性恋”争取权利。

les+：如果不认同同志先天论，拉拉应该如何进行自我认同？

美少女战士拉拉：唉，这个，真的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思考和感受。自己这阵子为什么样的人冲动，对不同的人有怎么样不同的情欲，思考怎么样去爱，去把握自己的生活。我有一个朋友，她之前对男人都有强烈的性欲，年近半百的时候开始交女朋友，然后就对男人没欲望了。我有另一个朋友，从小就觉得自己肯定是拉拉，可是后来开始交男朋友，觉得也挺好。她们都困惑过，但我觉得她们现在，都挺幸福。

les+：你觉得酷儿理论带给拉拉甚至是整个LGBT人群最大的个人启发是什么？

美少女战士拉拉：酷儿政治并没有对中国同志运动的策略答案，而是一种更有远见的尊重多元的态度。当你能够跳出狭隘的传统思维框架，发现许多被社会定义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不是天经地义的真理，那一刻，你的世界就变大了。

同性恋被构建成负面的事情，起源不在于人类误解了同性恋的起因，而是在于现代社会价值观认为只有异性恋的、婚姻中的、一夫一妻的、男性主导的性关系才是正当的，其他的都是堕落，包括同性恋，也包括双性恋、婚外情、SM、性工作、跨性别等等。

从狭隘的出发点考虑，今天我们努力奋斗让社会接受同性恋也是正常的，必须表明我们是“天生的”“血统纯正”的同性恋，跟其他性少数划清关系。酷儿想要做的是直接质疑朝廷的权威，挑明社会偏见的根基其实是对各种真实情欲的约束，试图去想象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可以这么说，有些人遭受剥削，想的是自己如何往上爬，赢得权力后转过来驾驭别人；而有些人能看到大局面，知道只有推翻整个体系，大家才能彻底的解放。关于性别不平等、异性恋霸权与女性主义的关系，请参考MONIQUE WITTIG： ONE IS NOT BORN A WOMAN.

除了性取向的起因，有关人类各种表现的先天论与后天论的争辩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至今都没有分出胜负，目前更被广泛接受的是先天与后天都起到部分作用。最近在国内对酷儿理论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酷儿理论否认性取向有天生因素。

我们从不希望这是一场先天论与后天论之间的辩论，那并没有多大意义。酷儿政治用不着证明没有任何同性恋是天生的，但是有另外一种观念却非要断定所有同性恋都必定是天生的。

les+：有拉拉表示很担心，如果让父母知道性取向是可能流动的，她一定会被父母勒令变“直”。酷儿理论中“性倾向是可塑的”观点，会不会给同志人群反而带来身份认同的困境？

美少女战士拉拉：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情欲流动”不等于“性取向可塑”。“性取向可塑”关乎什么决定、影响或是“塑造了”性倾向？正如研究性倾向的成因一样，一些学科有过研

究，至今没有统一定论。“情欲流动”关乎情欲主体，个体情欲的指向并不一定在二元性别规范的框架之下，也不一定会一成不变。

我爱谁就谁，管我的标签是什么，管TA的标签是什么。尤其是当爱上性别不明的跨性别者，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这要紧吗？对于情欲一点不重要。所以，酷儿其实不关心性倾向的成因，或是被什么塑造。酷儿强调的是情欲的自主、自由、和平等对待。

很多人听到“情欲是流动的”就害怕，因为他们立刻想象到一个人如同挑衣服似的随着心情更换性取向，有些潜意识里更害怕的是会有人随意的更换伴侣（从男到女，从女到男）。酷儿理论是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关心的都不是个人心理或个人倾向，而是群体、社会体制、权力关系。

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有男朋友（假设你是异性恋），父母要是觉得不好，还会勒令你换一个呢。问题不在于情欲是不是流动，而在于父母没权利勒令你干嘛。你可以和父母讨论，沟通，寻求知识，但天生还是流动，那是你自己的生命经验，自己的幸福和痛苦，父母决定不了，酷儿理论也决定不了（真抱歉）。

怎么回答父母呢？一些小建议：一. 如果你告诉父母，你所得的绝症是天生遗传的，他们会因为是先天的而感到安慰吗？他们无法接受你，原因在于他们觉得同性恋是问题，不管怎么形成的。得知你的“同性恋问题”无药可救，难道就是父母认同你的动力吗？况且，有些父母不会考虑你有没有可能对异性产生欲望。他们真正需要听到的是，孩子不结婚也没有关系，你与女人（或男人）在一起也可以幸福，你这样子也可以过得很好，你不是唯一的，有很多人很多地方都会接纳你的。二. 贴近现实，身边有很多朋友，投身同志运动，勇敢的对父母出柜了，但是她们并不觉得自己这辈子只喜欢过女人。她们无法诚实的告诉父母“我天生就是这样的”，她们只能说，“不管以前，我现在爱的就是TA，她正好是一个女人，我对她的爱是坚定的。” 同志组织如果要求所有人统一口径，咬定自己是天生的同性恋，那就是在强迫很多朋友换了一种方式伪装自己，为了别人的认同而遮掩真实的自己。这跟异性恋霸权又有多少区别？

les+：有网友认为，酷儿理论不利于中国现实语境下的同志运动发展，因为社会运动是需要稳定统一的集体认同来凝聚力量，你怎么看？

美少女战士拉拉：我们在稳定统一的集体认同下活得够久啦，比如说，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成家，对得起父母，规规矩矩，爱党爱国……为了集体牺牲点个人没关系，可是结果呢？如果运动是为了成立军队，也许需要统一思想和认同，可是如果运动是为了每个人具体的幸福，那为什么不从具体的生命体验和独立思考开始呢？

想了一下，觉得可以补充罗莎•卢森堡说的一句话：一个匆忙赶往伟大事业的人，不经意撞倒了一个孩子，那也是一个罪行。

les+：酷儿理论反对异性恋框架下的二元性别划分，有人认为，这样看似破除霸权，但实则在“酷儿”这个标签下消弭了每个个体的差异性所形成的不同诉求，是另一种性别霸权，你的态度是？

美少女战士拉拉：和关于性倾向的其它标签不同，“酷儿”是一个称谓而不是一个定义或者规范。酷儿从不试图为TA者定义或做出规范。酷儿尊重每个个体的自主性，并凸显个人的差异和诉求。酷儿将这些差异和诉求放置于社会权力的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并尤其发对基于多数>少数，强势>弱势的原则而掩盖性少数群体内部的差异和诉求。

les+总结

美国著名学者杜威认为，要获得对世界的全面认识，我们除了要用“眼睛”看，还要用“耳朵”听。虽然很少有“嘴”说服得了“耳朵”，但对话本身的参与性和共享性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酷儿理论的是非对错姑且不论，异见存在本身就是同志社群内部差异性和自我反思性的体现。

我们欢迎来自同志运动内部和外部的不同声音，即使不悦耳，也应该去认真倾听。期待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和平等的同志社群！

TIPS

酷儿理论4大挑战

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

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的挑战

向（固定的）同性恋身份的挑战

建立新的酷儿大联盟：所有性别和性恋的异见份子

*les+微博地址：**http://weibo.com/lesplus***

*美少女战士拉拉微博地址：**http://weibo.com/u/2536529315***



我跨故我在 挑战性别！

摄影/小绢 + 造型/念念 + 策划/同语






男人不能太阴柔？女孩要做软妹子？二元划分已经out啦，打造你千变万化的气质吧！你的性别，潜能无限；大胆实践，让世界为你惊艳！

“我跨故我在”照片征集活动的初衷，是希望借此向公众呈现性别多元的广泛存在和真实美感，挑战对性别的狭隘理解，反击对性少数群体尤其是跨性别者的暴力。由同语发起的“我跨故我在”是2011年“消除性别暴力16日行动”的一部分。“16日”指每年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和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间的这16天。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倡导活动，“16日行动”旨在通过这16天中的公众教育和社会倡导，减少基于性别的暴力，推进广泛的性别平等。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性少数人群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但主流社会往往忽视基于性倾向与性别身份的暴力的存在，忽视在消除性别暴力的运动中维护性少数人群的权益。

作为过去两年“16日行动”在中国大陆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广者，同语强调，应该重视消除基于性倾向与性别身份的暴力；对多元性别气质和性别表达应该予以尊重；而更多人的发声与支持，成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力量。
















同志活动家看酷儿
不可改变？还是相信流动？

文/立早

作为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分支学说，酷儿理论延续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贯特征：反对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尊崇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提倡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存在，而这种观点显然与之前“同性恋是先天的，无法改变”的主流观点相龃龉，《酷儿运动与同志运动》一文非常明确地指出，“酷儿理论解读中关于性倾向高度可塑的观点，对于推动性少数群体的权益提升有破坏作用，各国同性婚姻法的立法依据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性倾向是先天形成的、是自身不可控制和无法选择的，是与种族、肤色等因素一样的天然属性，所以才应该允许同性结婚。如果片面强调性倾向的流动性，会给同志运动造成很大的困境。酷儿理论只是一种学术思想，提供了一种关于性倾向的分析视角，但对同志运动而言，它并不具备指导性意义。”

大陆同志组织的社会运动家们怎么看待酷儿理论呢？les+就这个话题分别采访了拉拉沙龙负责人安可、福特基金会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官员苏茜和爱白文化教育中心行政主任江晖。

les+：作为一个同志运动活动家，你认为性倾向是流动的吗？

安可：我认为性倾向是流动的。我认为人们要尊重自己当时的选择和状态，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不等同它就是一成不变的。人们选择跟谁在一起，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应该根据性别来定义。天赋人权，婚姻权的赋予保障的是一种权利关系，主体是“人”不是“性取向”，跟性取向和性取向怎样流动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现有的“同性婚姻的立法依据”，若不是“后天的”难道就不可赋予婚姻权利、就不是人的范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挑战传统逻辑和文化，创造并传播新的文化依据……

苏茜：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直是固定的性倾向，有的人就会灵活一些；我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会去判断整体的面貌。

江晖：一个人性倾向是什么，由他个人最原始的需求而判断，而不是因为有了某个理论以后的选择，或者去创造某个理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正确的。这些都本末倒置了。

我认为性倾向是否流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应该追随你自己最自然的状态，也许将来有一天你的性倾向发生改变，那一定是你自己不可控的自然原因，所以辩论性倾向是否流动本身并不重要。

les+：如果科学证明性倾向是可能流动的，那么同性恋的权利还是一项被保护的权利吗？

安可： 我觉得这完完全全是两个概念。你选择跟谁在一起，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跟同志运动是两码事。不应该搅和在一起，不然这世界就没什么可变化的了，静止是相对的静止，动态是绝对的。

苏茜：我觉得科学并不客观。哪怕它愿意客观，没有目标的科学家也是有倾向的。我觉得人们不需要了解科学，了解你自己就行。这是最关键的，当然用科学说服别人是可以的，但我们得了解我们自己，分析自己，拿出自己的结论。

有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不可改变这种说法更有利，有人确实会有变化，这说明性倾向是个灵活的，而非固定的东西。每种说法都有它的价值，可以说服不同的人。我个人认为，性倾向比较灵活。若你说性倾向是固定的，我可能接受不了，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也都不是固定的。

江晖：确实发现有很少的一些人性倾向是流动的，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是性倾向的流动不是自己的主观意志的选择。过分强调性倾向是流动的，对同志运动有负面作用，它和绝大多数同志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如果性倾向是一种可以随意选择的，我想中国早就没有多少同性恋存在了。否则，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正在艰难的面临出柜、结婚等等的压力。所以，强调性倾向是流动的、可以选择的，在逻辑上就说不通。过度地强调这些无益同志权益的争取。

另外，不论性倾向的成因是什么、是否是流动的，性少数群体都应该受到尊重、都应有与他人平等的权益。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共识。

les+：你认为酷儿理论能够指导同志运动的发展吗？

安可：酷儿理论针对边缘人群，动态地去看待这个性倾向，不管这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做他自己有他应得的权利，他获得权利的过程，承认自身的这个过程，我想这个就是运动吧。

酷儿理论与同志运动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很长论述的过程，我认为它没有太大的意义。运动是为身份争取权利的，当你消解了身份认同，就没有办法确立一个目标。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

苏茜：我觉得有帮助。我觉得同志运动也不是一致的，有的强调性倾向是固定的，有的并不是，往往有不同的说法，这对每个人是更自由的可能性。你的性，你觉得我就是这样的可能改不了，但可能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可能性。

当异性恋比当同性恋并不一定更好，在生活中并不一定更幸福，可能从表面来说，是更容易一些，因为社会容易接纳你，但是很多人有很不高兴的回应，比如同性恋不想结婚，因为社会给ta压力，ta找不到ta特别喜欢的就随便找个人凑合，就没有一个特别满意的生活。

江晖：酷儿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思想来说没有问题，有他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解构和建构各种新的理论，但不能用它来解释某一个作为生物存活的人和一个社会化的人的存在意义。

我们很多人有一些坏毛病，好像做任何事情就必须有理论指导，否则就觉得是无头苍蝇。包括同志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不需要靠什么学术理论来指导，也不需要靠什么主义来证明正确，需要讲科学事实，用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需要依靠追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行动，需要靠人类最本质善良的东西，爱+知识+行动！

性别观景台，另一种可能

作者 + 编译/karen
来源/LGBTQ Encyclopedia
出自/同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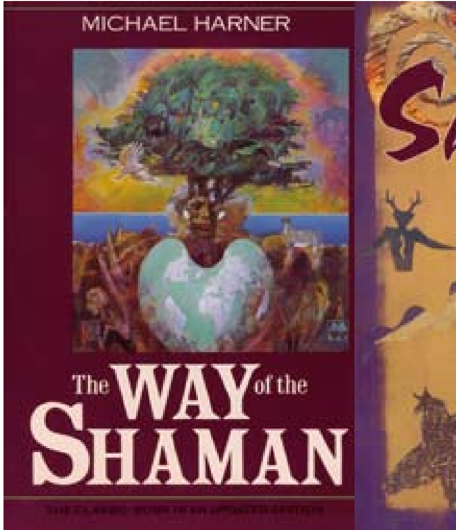
萨满

萨满教（Shamanism）是一个由西方人总结出来的概念，其中社会性别和性以各种方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十八世纪开始，“萨满”（Shaman）一词就被用来概括土著/部落社会中的药师、巫医、治疗者、术士等等，这些人能够与神灵相通，并以此完成神圣的社会使命。

能够成为萨满的人常在出生时或幼年就已与众不同，神灵要使之成为萨满的昭示可能通过一场重病、一次梦境而显现。萨满们一般都会说，不是他们选择了这个“职业”，而是这个“职业”选择了他们。萨满常见的职能包括：治疗病患、操控猎物、转换神志、探查彼界、通神或为神灵所附身等等。萨满甚至可能和充满力量的神灵形成婚姻或性的关系。

“萨满”一词出自西伯利亚地区说通古斯语的埃文克人（Evenk），但“萨满教”却是一种全球普遍、古已有之的现象。甚至有学者认为，萨满教是宗教的雏形。但细究起来，这样的观点不乏误解，因为首先如果把萨满现象称为“教”的话，那它应该具备一致性和系统性，但全球各地的萨满信仰实际上远非如此。

因此，要对萨满信仰做出一种谨慎的定义绝非易事，因为这一现象几乎无法被单一的描述所概括，妄下定义往往顾此失彼；哪怕列出一长串清单，也不免疏漏其中的千姿百态与毫厘之别。因此，研读萨满现象的上策当是对其进行历史地梳理和多样地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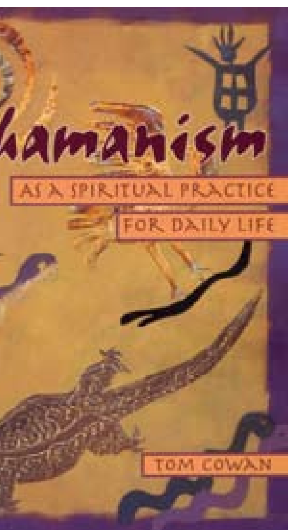


《萨满之路》（Way of the Shaman）

早期对萨满的认识

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初遇萨满之时，把萨满看作是吹嘘可治愈病患的装神弄鬼者。十八世纪，Johann Gmelin认为萨满应该“因为他们的骗术而永受苦力的惩罚”，Denis Diderot则断定萨满们“号称自己可与鬼魂相通，是近于恶魔之人”。这些观点与其说是在向读者介绍萨满，不如说是在宣扬作者自己的理性主义倾向和基督教价值观。

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家，如Edward Tylor，继续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萨满和持有萨满信仰的民族，认为其对各种神灵和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是错谬的，其族群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文化进化之途上的一个低级阶段。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无疑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如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已遭摒弃，人类学者不再把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达尔文的生物演化相提并论。



《萨满教》（Shamanism)





北美Hupa族女性萨满，1923 by Edward S. Curtis



现代女性萨满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家，如George Devereux，曾持有萨满自身就是精神病患的观点。近几十年，学者们已经有了新的领悟，如心理学家Stanley Krippner就认为，萨满其实是原住民的心理治疗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Mircea Eliade指出萨满信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出神术”，和“灵魂飞行”或“灵魂旅行”有关。但也有批评者认为Mircea Eliade的理论过于一概化，忽略了一些和其一般原则有出入的萨满现象。

另类现实和新萨满

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萨满的研究兴趣转向了萨满对“助手植物”（即西方人概念中的“药物”）的使用。原住民萨满凭借服用这些植物药剂来帮助自己进入另类现实。同时，西方有一些专业或半专业的民族志者开始亲身尝试此类萨满药物，这些人在西方社会主流的宗教信仰之外找到了萨满教，并相信后者才是自己的精神归宿。

1980年，Michael Harner的名作《萨满之路》（Way of the Shaman）出版，作者被视为现代新萨满的代表人物，曾不畏艰险前往南美雨林向原住民萨满请教。在书中，Harner把人类意识分为常态和非常态，前者是我们日常就能体验的现实，后者则需要通过转换神志的手段才能达到，是一种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另类现实。Harner认为萨满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每个人经过学习和训练都能够掌握萨满的技术，虽然天赋和努力会令每个萨满学习者最终达到不同的水平。他本人回国后甚至开设了一些萨满讲习班，公开招生授课。Harner还总结了一系列萨满技术，其中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推荐的并非药物，而是一种特别的、一再重复的击鼓声。据称，这种鼓声能够让人进入“出神”（trance）状态，开始灵魂旅行。此后，鼓声相伴的灵魂之旅逐渐被看作萨满信仰的标志，但这种理解也有以偏概全之嫌。

原住民萨满和西方

面对西方人对萨满教的浓厚兴趣，一些原住民萨满开始向远道而来的西方“朝圣者”传授技艺并收取费用；另一些原住民萨满则认为西方人的到来和刨根问底打扰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甚至还发起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反驳所谓学术界和本身非萨满的研究者对萨满信仰的种种自以为是的解释。

与此同时，来自英国等地的现代新萨满却不遗余力地发掘通过萨满之道重返前现代生活的途径。其中一例便是今日异教徒的“魔法”（seidr）实践，这些魔法本就在北欧神话、历史文献、考古遗迹中屡见不鲜。这种和古时的联系使得当代的萨满得到了旁证——原来，在异教徒的群体中，通过“出神”而重逢祖先并占卜吉凶的做法并不是今日的独创。

近期理论和万物有灵

对萨满现象的理论化是人类认识上的一大进展。一直以来，萨满教都被看作是最古老、最原始甚至就是起源时期的宗教。但另一方面，当代世界各地原住民的萨满信仰和实践各式各样，认为这一切都是远古文化的活化石显然也是不恰当的。

史前时代的萨满则在考古学家那里得到了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岩画研究者把巧夺天工的洞穴壁画和石刻解释为萨满在转换神志过程中的创作。

最近，人类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萨满现象的多样性，从而增进了我们对萨满的了解，尤其是了解初民社会中的萨满式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Tylor提出的旧的万物有灵论认为，原住民相信精灵存在和无生命的物体也有灵魂的想法是错谬的。而近来，学者们提出的新的万物有灵论重新认识了属灵世界的复杂性。实际上，万物有灵不是一种单一的信仰，而是在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面貌。

新万物有灵论

对于信仰万物有灵的人来说，人类仅仅是世界“成员”中的一小部分。人类生活在一个由其他生灵共同构成的社会中，这些生灵可以是“树人”、“海豹人”、“石头人”等等。这个共存的系统规定了人类和其他生灵之间的关系、规范了人类的行为。

萨满于是成为这个系统中的关键角色，因为萨满是人类和这个系统中的其他生灵的沟通者。萨满的职责是维护整个系统的和谐。例如，当一个猎手在狩猎过程中礼数不当，他将因为冒犯猎物的灵魂而丢失自己的灵魂，从而饱受疾病之苦。此时，萨满就会在猎物的灵魂方面展开斡旋，最终使得猎手被偷走的灵魂归还原主。由此猎手的病痛将被治愈，而社会——这个人类和其他生灵共生共存的系统——也将重归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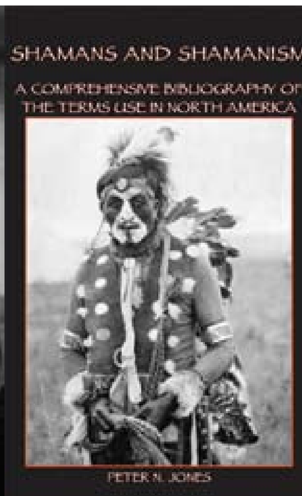
万物有灵与社会性别

在一些部落社会的语言中，“性别”不是从男女/阴阳来区分的，而是从有灵和无灵来区分的；在谈论人的行为时，所及之物是有灵还是无灵，将影响表述的方式。

原住民在如此基础之上建立的社会性别、性、性倾向等概念，完全不同于西方对男女之别和异同性向的划定，更与西方主流的异性恋正常主义大相径庭。



萨满和灵树



《萨满与萨满教》（Shamana and Shamanism)



萨满的居所

萨满的社会性别身份

萨满的职能本身就要求其社会性别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通常不能局限在男女的框架之内，而必须能跨越和连通一系列身份。在西伯利亚，萨满属于男女性别之外的“第三阶层”。而因纽特人的萨满更是具有一种三重的模式，正如其在人和其他生灵之间的中介者角色，萨满处在一种中间的性别。

因纽特萨满的“第三性别”地位也是因纽特人性别观的一部分。因纽特人认为，婴儿的性别是由婴儿自己在出生前或出生时选择的，此后婴儿的身体才遵循这一选择去发育。另外，还有一些因纽特孩子被命以一位故去亲戚的名字，这位亲戚和孩子的性别正好相反，而孩子在使用其名字的时期内，将以这位亲戚的性别生活。

变化者

第三（甚至第四或多重）性别概念有时和同性恋概念存在交集，有些萨满可能和与自己性别相同的神灵结成同性恋的婚姻关系。

萨满的服装也常常综合了男装和女装各自特有的元素。早期的欧洲探险家曾以为身着具有女性特点的服装的萨满是异装者，并借用“博达切”（berdache，男妓）一词来称呼他们，直到不久之前这些误解还出现在人类学文献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北美原住民团体一致决定用“双灵”（two-spirit）一词取代错误的“博达切”之称。双灵意指同一肉身中的男女两个灵魂，但一定程度上这一概念仍未彻底摆脱西方的性别二元观。因此，也有人主张用“变化者”（changing ones）来重新命名原住民文化中的性别流动和性别多元现象。

与神灵的性关系

异装是为了显示萨满和族群中其他成员的区别，同时，这也是萨满已经和一个与自己性别相同的非人类的生灵结成性/婚姻关系的标志。异装在有的情形下只是暂时的、仪式性的做法；在另一些情形下，萨满可能终生穿着异性服装，以标示其在日常生活中与众不同的身份。萨满可能和一个与自己同性别的非人类生灵结婚，例如，一个女性萨满可能以男性身份“娶”一个女性神灵为妻。

被萨满嫁/娶的这个神灵将充当萨满在探查彼界的灵魂之旅中的助手，萨满与这个神灵助手的婚姻是萨满保守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秘密的保证。泄露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秘密，萨满的神力将会下降；而唯有和一个神灵终生厮守，萨满才能更好地往来于人的世界和灵的世界。

在法国人类学家Roberte Hamayon看来，性是关于萨满的理论的关键。她认为西伯利亚萨满的“出神”实际上是萨满自我的性经验。她指出，比“出神”、“转换神志”和“灵魂旅行”更重要的，是萨满和神灵的性结合。

早期研究西伯利亚萨满的学者认为，萨满要么是神灵的人质，要么是神灵的配偶，或者，两者都是。因此，萨满被看作至少是欢迎神灵附身的人，而正是凭借这种附身，萨满显示了自己和神灵的非同寻常的亲近关系。

萨满是人和神的沟通者，他们跨越了性别，跨越了生死，他们游走在各种存在之中，他们往来于不同的宇宙之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

博达切/双灵

直到1990年代，在英语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文献中，“博达切”（berdache）一词仍被用来称呼北美原住民文化中的“另类”社会性别。这一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的观点企图把存在于北美原住民当中的这种文化现象解释为同性恋和易装的混合。然而近年来，尤其是当原住民自己开始发声，“双灵”（two-spirit）逐渐成为了公认的、对这一现象的新称谓。

“博达切”一词和北美原住民的文化及语言其实毫无干系。语言学家Claude Courouve考证后指出，这个词源于波斯语的“bardaj”，经由欧洲与穆斯林文化的早期接触，16世纪这个词以“bardasso”的变体出现在意大利语中，之后又以西班牙语的“bardaje”及法语的“bardache”为欧洲人所知。

今日的“博达切”（Berdache）则是在一长串的传播和借用之后才出现的一个英语化的名词。17、18世纪的法语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服务于男人的年轻男宠或男妓，允许他人对其实施鸡奸。”

早期侵入北美的西班牙和法国殖民者于是使用这一称谓来指代原住民中的“另类”社会性别、性爱实践、感情关系。对于这些殖民者来说，原住民的这些性别、性爱和情感让他们大开眼界却无法参透。于是，殖民者简易地找来了一个遥远的、但至少是自己有所耳闻的词汇。

对于19、20世纪研究北美原住民的人类学家来说，“博达切”绝非一个陌生的现象。但是，对于这一现象的讨论，通常只是藏在正文的注脚之中，远不堪“端上台面”。美国人类学之父、著名人类学家Franz Boas的学生Alfred Kroeber做过大量关于“博达切”的田野调查，此人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的奠基者，其研究田野正是加州的多个印第安族群。他的研究成果启发了他的女儿Ursula K. Le Guin，后者的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描绘了一个拥有复杂性别体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性别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流转不息，这一点正好和“博达切”/双灵们的生命相似。

1976年，随着Jonathan N. Katz《美国同性恋史》（Gay American History）一书的出版，尤其是书中对民族志文献的梳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学者对“博达切”的兴趣被激发出来。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大量关于这一现象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包括Charles Callender, Lee Kochems, Walter Williams, Will Roscoe, Beatrice Medicine, Evelyn Blackwood, Sabine Lang等人。

当代研究者对双灵传统的调查发现，北美约400个原住民族群中，约有150个族群有着男性双灵传统，70多个族群有着女性双灵传统。据Will Roscoe研究，双灵传统的主要特点有三方面：经济分工——男性从事手艺及家务，女性从事战争、狩猎并具有领袖地位；超自然崇拜——通过梦境和看见“异象”（vision）而获得某种社会角色，也即双灵的身份是超自然力量所“启示”和授予的；性别多元——相对于西方主流社会的性别观而言。

在当代，同性亲密关系已经不再被视为双灵身份的指征，尽管对于双灵个体来说，和与自身同一生理性别的人建立亲密关系是常见的做法。但是，由于双灵传统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主流社会所熟悉的性别观——北美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所认可的社会性别常常多达三至四种，也就是说，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可能是同一生理性别但属于不同的社会性别——所以，要以西方的“同性恋”概念标记原住民的双灵者，实在不够贴切。

历史上，双灵者在北美原住民族群中是有尊严、有地位的社会成员。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强制传播，同性恋恐惧开始在原住民当中蔓延，双灵传统逐渐受到压制，它所涵括的诸多文化遗产也渐渐失传。原住民族群的成员常常不愿和外人谈论双灵传统，他们担心对方无法正确理解双灵的意义，甚至对双灵个体横加指责与伤害。



一位祖尼族（Zuni）的双灵正在纺织



标签之外

《拉字至上》TINA扮演者Laurel Holloman专访

文/Rachel Shelley + 来源/《DIVA》杂志 + 翻译/ Ricky

在全世界TiBette粉丝心目中，TiBette几乎是神圣不可分开的，但拉拉们必须同时正视，电视剧里TINA的双性恋身份。巧合的是，15年前，TINA的扮演者Laurel Holloman也曾被冠以“双性恋”的标签，如今，她早已由当年《双姝奇恋》里的玩酷少年长为今日的柔情女人。在这篇专访里，Laurel Holloman谈到了她的身份认同，和《拉字至上》之后的新鲜人生。

警报声在Laurel Holloman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街道工作室下方响起，她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清晰，她想顺利完成这个访问。

“我不想把自己归类于双性恋，我不确定我能否再用这个标签。我在二十岁时用过，因为我想要诚实面对自己，在拍完《双姝奇恋》（15年前，Laurel电影角色的突破）后，我有过一次经历，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我以为我可以是双性恋，但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我从来没有和女孩交往过，所以我的同性恋朋友告诉我，你不该使用这个标签，你只是一个对双性恋有着好奇的异性恋女生。这是Leisha（《拉字至上》Alice的扮演者）说的。”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敏感的领域。在六季《拉字至上》中，Laurel是剧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关系中的那一半：她是Tina，在全世界TiBette粉丝心目中与Bette不可分割的Tina，而Tina就是一个双性恋。该剧主要面向的观众群是女同性恋者，之前任何媒体无论是真实或虚构都没有出现过的观众群，所以在第四季中Tina Kennard重回男人的怀抱，她的另一半由Bette变成了Henry，尽管只是暂时性的，她剧中的朋友和一些生活中的影迷离她而去了。Laurel现在说到这个故事情节，“这不是为了故事而进行的探讨。生活中总有灰色区域。”这样看来，双性恋是一个政治雷区。因此Laurel一针见血的推断道：

“我知道有人会觉得我是因为害怕而不使用标签。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很清楚我的性取向。我从不怀疑我的身份。同时我是个非常开通的人，开通的甚至有些天真。我对自己很满意，不需要别人的评论或标签。我想我是异性恋，但我也讨厌这个标签，我痛恨所有的标签。”

Laurel Lisa Holloman，一个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未满四十岁的南部美女讨厌标签不足为奇。她越是开通就越是难以单一地锁定她。她甚至是一个狂热的twitter用户。截至发稿时，她与结婚9年的丈夫正处于分居中，因此她并不完全确定对于Lola（6岁）和Nala（2岁半）来说她是不是一个单亲母亲。她通过20年



Lush
300x300



的努力成为成功的独立电影主角和一线电视演员。然而这个夏天她突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抽象艺术，创作了许多色彩丰富，令人惊艳的油画，通过她工作室的网站卖给世界各地的收藏家们，这于是引出了这样一个疑问：是不是她生活的改变导致了她职业生涯的巨大转变?

“我正在经历一个转变。我回到纽约，这是我开始表演的地方，在那里我感到创意无限，我找了个画室并开始单亲母亲的生活。我不怎么出去，很多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我像一个蚕茧。我每天强迫自己画画的时候我创造出了这个艺术蚕茧。在这里面分居带来的痛苦减少了很多。这种感觉就像回到了我结婚生子之前的身份，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仿佛就是我刚出大学的样子。这就是我画画的原因。”

因此，除了她的内心生活，其余她都唯恐避之不及。听上去像是疗伤。“完全是疗伤。音乐和重复的笔触，色彩的丰富与美感。我沉浸在画和音乐中，我喜欢把音乐开的很大声。Bulletwas是我卖出的第一幅画，这完全是根据Damien Rice的歌Nine Crimes画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听Damien Rice的歌，我听了无数遍，这太可笑了。”

如果你知道这张专辑，你就了解这种美丽而揪心的伤痛：Rice嘶哑的声音与他对日益疏远的女友Lisa Hannigan的感情一起颤抖，Laurel对这种感情并不陌生：“在Tribeca系列中有很多悲伤。这些画中藏着很多哀伤。我听Radiohead，听Travis的歌。我是一个感性的人，我的感受来源于心灵而非大脑。我觉得我要表演或画画并不是一件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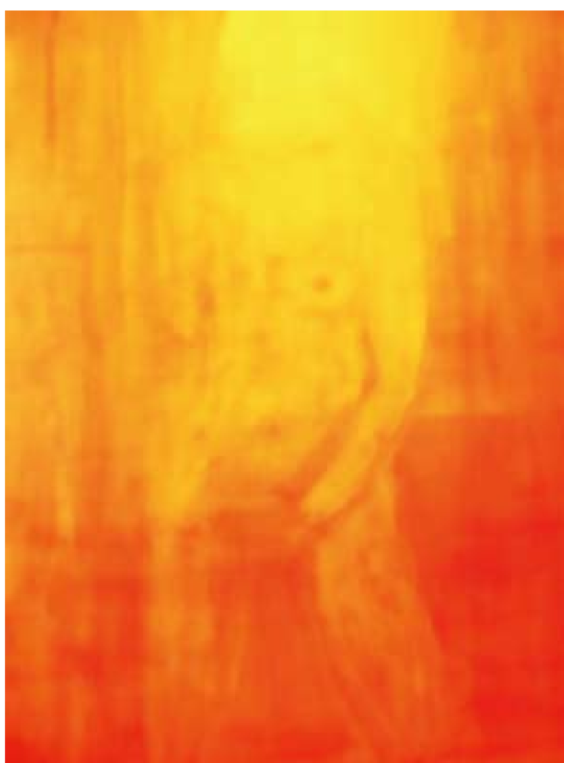
“有一个时期我非常担心这是不是一个二选一情况，表演或是画画？“我的演艺事业处在一个阶段就是我想要继续保持开心就必须结合一些其它的东西。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看到的未来是当我年纪上去的时候我在作画。我不知道将会怎样，我只知道我不能停下。这就和我刚开始表演的感觉一样。我有好多要学的——我有对学习的渴望和对新事物的好奇。”

“我什么都能用来作画。从五金店里价值100美金的貂皮刷，到手或手指，甚至是婴儿的尿片都能用来作画。这一切都适合我的触觉，我弄的乱糟糟的，这也和演戏完全不同。”

听她说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作画不只是艺术家的热情，同时也是一种对自我的再发掘，听起来有些许做作。她在电视上完美演绎了6年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洛杉矶人。经过那么多次的红毯亮相，Tina的好莱坞盛名已经蔓延到Laurel自己的世界。而画画让Laurel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争强好胜、喜欢穿着T恤牛仔裤的假小子，她想要把自己的手弄脏，只是这一次不是被尿片弄脏的。她曾经形容自己在南方的童年“非常Sally Mann式的童年，比如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裸泳、画围墙、捉蛇，不知怎么的绘画好像把这些都带回来了。”绘画，尤其是画大型的，大胆的，



Swan Dive
224x300



She Burns My Eyes
225x300

复杂的分层油画就必须先放弃好莱坞式的近乎神经质的对外表的要求，因为这会阻碍创作的过程。诚然，她的作品有不同的评价，但她的工作方式与演员大相径庭：

“我非常喜爱画画，因为这是百分百属于我的。我想要创造性的东西，同时我也想要控制两样东西：创作所需的时间以及对创作的完全掌控。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我不可能获得这些，拍电影你必须和别人合作。”

这是不是很可怕？“是的，对我而言向别人展示我的画总是件困难的事，我想最初你要展示自己的时候你会怕的要死，怕别人的评头论足，你问自己你高兴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继续干下去。我选择一件非常主观的事，而我对此非常高兴。”

Laurel并不打算退出好莱坞转战艺术网站。“从某种程度上讲，我非常幸运能推出这个网站。粉丝们非常棒。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我非常自豪我能继续画画和创作。我希望这个网站只是关于艺术。我觉得我非常需要学习和提高自己，而不是利用《拉字至上》女星的半名人效应。”

她对工作的谦虚态度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Tina Kennard。众所周知《拉字至上》的粉丝们都是非常忠心的，当Tina放弃做双性恋时她们都感到非常惊讶。但是Laurel却为她们的反应辩护：

“我不觉得Tina会跟一个在客厅剪脚趾甲成天看足球，有一堆无聊的朋友的男人在一起。Tina在长时间与男人交往中她是一个真正的双性恋。但她的一生挚爱却是Bette。一般来说Tina是同性恋，但生理上她并不排斥男人。这是故事主线的发展。它创造了这种异性恋和同性恋朋友之间的巨大分歧。对于Tina的朋友因为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而对她改变态度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双性恋经验的写照。“我们必须接受人们性取向的流动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希望为了能了解真实的情况有几个方面我们还需要努力。就像金赛量表一样——你可以做一个彻底的同性恋或者游走在同性恋和双性恋之间，这就是流动性。不是每个人都适用标签的。”

啊，又说到标签。Laurel有一点让我非常喜欢——只要她能够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深入分析、研究、解构，她就不会所有的东西都用单一的标签。就像她的画一样，用艺术家的诚实和好奇心来展现一层一层不同的纹理和色彩。如果你在想这种层次的分析从何而来，再回头看看她的童年：“可以说我一生都在治疗中，我的母亲是心理医生，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任何时间都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Laurel是一个要求严格的演员，充满激情的艺术家和容易相处的人。她已经清理了许多妨碍在好莱坞发展的阻滞，她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非常确定自己的身份。

“每天我都努力不让外面的世界影响我，我不用外面世界的定义来定义自己。我努力让自己呈现一种平静而优雅的状态，然后我可以自由地去定义。如果你很自由，你就能创造出美丽的事物，你要做的就是隔绝外部的干扰。”

Laurel Holloman个人网站：http://www.laurelhollomanstudio.net/

一群人的世界

编辑/小三

虚花世态，潦草生涯

——记浙江民间职业越剧团的同性恋群体

文/蒋茹依

越剧。

女子越剧。

来自浙江嵊县的，绵软多情的剧种。生旦净末丑，全是女人。

似一双柔靡的手，一点，一拨，分花拂柳——袍子、水鬓、缎花、凤托子、耳坠子、点翠的如意、水钻的挑头、振翅欲飞的凤尾……一众琳琅，都被棉纸包裹着，微微闻得金属清列的咸酸味，一瞥之下，真是虚幻的，绮艳流金的生涯。

把头发盘起来。

包头，黑亮的水纱，一圈一圈一圈地勒，紧密不可分。

厚厚的揉了白，打了底儿，胭脂绯红，怀春少女一般的羞赧。蘸了黑油彩的狼毫，纤柔的，一笔斜飞了眼角，流连顾盼间，种下情苗。

扮好戏的女人们，摇身一变，化身一个个艳丽的古人。

一出戏终于开锣了。

清逸俊朗的生，千娇百媚的旦，一面唱，一面造，把伤心凄迷的故事，分付给台下的观众，而台上的悲欢，却直如一场绚缦的春梦。落幕了，情未阑人已散，只得无限凄酸的丢开手去，不舍又如何，日子，还得过下去。

倏忽几十年。

老了如花美眷。

【 崔莺莺:唉

从今后只许我心头空想

从今后只许他梦里相逢

从今后他是个影里情郎

从今后我成了画中爱宠

——越剧《西厢记》 】

人物：阿春

年龄：四十七

行当：旦

婚况：已婚，女儿十三岁

所属剧团：嘉兴某剧团

我还记得阿春说：“我没什么希望了。”

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再开口。

那天连夜换台到余姚时，已是凌晨4点多，舟车劳顿，大部分演员都眼巴巴向庙门口窥伺。正月十九，冷得张嘴便呵呵漏出白气，脚尖都木了，格外的难熬，都盼望装行李戏箱的卡车快些来。只有年龄小的几个还在追逐嬉戏，十分扰攘。

阿春坐在团长的车里，发出微微鼾声。

印象中的她，很时髦，喜欢穿蕾丝或雪纺吊带，小短裙，长靴上不是钉珠就是结坠着流苏，个人风格强烈，看上去自信而倨傲。略方的下颌总是微微仰着，薄唇，眼睛细长，皮肤呈现淡淡的红，没有太多的岁月痕迹，看不出年近五十。

而此时，她松弛脆弱，青白着脸，蜷缩在黄旧的军大衣中，一双手筋络毕露，好似一条条茁壮饱满的小蛇，在皮肤上蜿蜒。或许她因奔波、无奈、焦虑而情绪低落，有点迟暮的欷嘘，自恨不争气，却又负气地不想面对。

她的事，大家都知道。

十六岁就出来跑江湖，只待过这么一个剧团。团长岑老师，毕派小生，嗓子特别亮，比阿春长十多岁，正正是艺业兴旺的年岁，在上海的乡班中称绝一时，她给阿春说戏，还和她同台演出，让稚嫩的初露端倪的阿春挂头牌，挑大担。

那满场的彩声，说到底，是蒙岑老师的提携。

在少女阿春的眼里，粗粗壮壮的岑老师，是严师，是挚友，或许还是——

爱人！

阿春从没和我细说她们是如何好上的。

可她在剧团一待就是三十年。

间中曲折无从得知。

可最后的结局，却是岑老师带着一双儿女，嫁了个老实头，从此在剧团双宿双栖，很无辜的，她倒成了第三者。

阿春自嘲：“大概运气是有限量的，一开始运气太好，配额用完了，便再没有可供转运的空间了。人总得自己争气，要是穷追不舍，就像狗皮膏药一式一样，骨头轻，人家看勿起，自家也看勿起。”

这话说来十分平静，淡漠，不可惜，也不留恋。

像个局外人。

怎么可能？她明明是当局者呀。

一对生旦，一到上台的光景便盟心指月，恩深意洽。下了台却刻意生分，陌路冤家一样，多尴尬。

我不信。

直到话多的老演员闲聊是非时，才泄露一二。

原来——

某天早上，她趁着老实头进城买菜的辰光，把岑老师堵在房中。

四目相投，终于捺不住红了眼圈。周遭静谧，呼吸可闻，她隐忍的抽泣，是无线的广播，把她们的隐私广而告之。

大家竖起耳朵，不肯放过这花哨的新闻。

更有好事者，偷偷拨开布帘窥探。

阿春念及她变心，另嫁，恼之入骨，可面对面的一霎时，仍心存幻想，只盼着大局未定陡生变数，才子佳人破镜重圆去。此时见她眼光绕过自己，紧张的望向门外，阿春忽然被抽去主心骨一般瘫软了，尖言利语化为乌有。

一切昭然若揭。

从此她再不是她的女人了。

她甚至不能分一半床，做一个卑微的放弃深究的后备胎，因她的男人时刻目光炯炯。

当初，她们的确相爱过呀，阿春望定她，心念电转，有说不出的悲凉，颤抖莫名，竟不克自制。

她用尽力气抱住她。

这偷来的辰光，过一分就少一分，两人都昏了头，时间不多，只好豁出去了，再来一次吧。

老旧的钟，滴答滴答滴答——好似锣鼓场的急急风一般，催逼着这一对缠绵的生旦，大家都为她们捏了把冷汗。

果然。

门“砰”一声大开。

老实头以奇异的眼光看着她们。

三人对持。

谁也不肯先开口。

这粗矮的老实人，连日的奔波令他看上去萎靡疲软，他没法在买菜回来后睡个回笼觉，只为他的女人被他捉奸在床。

他很慌乱，不知所措，继而面皮紫涨。

这绿帽子，居然是另一个女人给他戴上的！

羞怒不可忍。

疾步向前，左手扯住阿春的头发，右手一记耳掴，竟是又快又狠。

他咬牙切齿地高声骂她：“烂婊子，侬个杀千刀的烂污婊子！”

阿春迷茫跌坐。

她甚至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

演员们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你拉一个，我拉一个，好容易把三人扯开。

是的，终于，扯开了。

「相守」不易，「分手」则有万般因由。

“情深缘浅”是天大的谎言，亦是最煽情，最拖泥带水，最小眉小眼的搪塞。

没有任何一对是注定不能拆散的，皆因有一方不肯，不敢，不愿意，一点风声就倒地。为新欢（即使不够欢，也是自愿的）急急把旧爱割舍，末了，转了一百圈，又感概：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可，说到底，负心的，迟早要负心，没的追究。

阿春终于死了心。

她没有离开剧团，不做不食，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岑老师夫妻俩年龄大了，也需要帮得上手的“自己人”，况且，她是台柱子。三人都没选择的余地，只好心知肚明，亦心照不宣当作无事发生。

岑老师还亲自为二十七岁的阿春介绍安排，费尽周折的把她嫁到城里。

还债一般。

可，像个“正常”人一样积极生活，已经不大容易了。

嫁的男人，特别的怜香惜玉，被百般呵护的阿春却一回家就伤心，他对她好，她哭，他和她赌气，她也哭。每每夜幕垂落，阿春就想方设法避免与他亲热。男人但觉得不是味儿，一次次的追根究底，她无言以对，逃回剧团，他把她追回去，她再逃……纠缠良久，或许也听到些许风言风语吧，男人渐渐冷了心，放手不管她。

女儿出生后，她索性长年待在剧团。

现今的团长，是岑老师的儿子——阿贵。女儿阿玲，与母兄不合，自立门户开办了另一个新剧团。

岑老师老了，胖了，动作迟缓，水粉油彩也盖不住脸上的风霜褶子，一把闷哑的声线明明白白的昭示：她的好日子过去了。她眼见年轻俊朗的小生卖了个满堂红，不免嫉妒，暗自不忿，却又必须无可奈何的让贤退位。

这便是艺人的生涯。

不管“曾经”多辉煌，“现今”只是见捐的秋扇，看着碍眼，摆着也惹嫌，观众总是贪新不恋旧，多么的无情。

更令她不悦的，是那年轻的生。

小生丹丹。初来乍到的当儿，不过是个艺校毕业的学生，戏嫩，上台嘴都哆嗦了。若说好处，无非胜在秀硕修长，扮相俊美，

有男人的“英气”。往台上一站，活脱脱是个护花的英雄。

她看不上。

可阿春不和她同声同气，不止陪丹丹吊嗓，令她苦背赋子，为她置办私彩行头，还亲自照顾起居，无微不至……终于丹丹可以独挡一面了。

阿春一手提携了丹丹，正如她当年一手提携了阿春。

只一眼，就看穿了丹丹的底细。

她告诫阿春：“丹丹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她迟早要嫁人的。”说着有些面热，自己也嫁人了呀，不禁拖住了阿春的手，不想她重蹈覆辙：“你不要太用心。”

阿春甩开手：“小旦喜欢小生，天经地义，不然还做什么戏？再说，丹丹虽然像男人，但她不是同性恋。”窘了一阵，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接下来的反驳：“我也不是同性恋，我没想过和她好。”

这样斩钉截铁的，不肯接受岑老师的好意。

这“习惯”的忽视，不，轻视，让已然年迈色衰的女人心中一悸。

阿春到底栽在丹丹手上。

那痴肥矮笨的男人，有些钱，平素任性娇气的丹丹竟一反常态，不但捏细声调扮温柔，还谄媚攀附讨他欢心。

“只是供需关系而已。”丹丹和阿春狡辩：“我要名牌衣饰、手袋，要车接车送，他三十六了，需要一个女朋友安定‘娘’心，就这样。”

颇不耐烦的：

“区区女人一肩挑？我没这么大的本事，女人不配个男人，难道配个女人吗？哼，女人，连煤气罐也换勿来赛。”

阿春心中一片冰凉。

冷战数次，吵也吵过，丹丹和男人终于定婚了。

互不理睬的生旦，还得上台做戏去。

扮好戏的阿春，从上场门款款移步出来了。

亮相，云手回眸，无限的寂寞，她娥眉低转，开口：

“呀，不由我心似辘轳千百转，泪洒青衫恨绵绵。

恨苍天拆散鸾与凤，恨无道君王信谗言。

……

今生姻缘来世了，望君莫负妾心坚。”

喉头一阵翻滚，险些呛住，她甚至不如那自刎殉夫的痴心女，只因她一手提携的“夫君”立志要做个凡俗的小女人，无甚大丈夫气概。阿春下颏抖动，没有能力矫饰了，终忍不住淌下清泪。

她以为丹丹总要来向自己解释一番，至少，来告个别。等了一宿，直到天边流露大片暧昧的橘红——原来她不肯，原来她不必。一切好象未曾发生过。

末了，什么都没有，重新归于虚空。

阿春叹道：

“空余冷月照芳冢。”又道：“你也看见对吗？是她辜负了我，是我错看了她。”

错看了她？不不不，丹丹一向精刮，现在有个好户头傍身，那里还在意你这个一厢情愿的过气“娘子”，戏是戏，现实有取有舍，有失有得，她虽蒙你照拂五年，但关键时刻，根本无考虑商量的余地，到底还是会权衡利弊的。

押上一注青春博取丰衣足食——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供需关系。

是阿春误会了。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我离开这个剧团时，阿春已是四十四岁了。

渐渐地失去了联系。

有演员传来闲言碎语，说丹丹婚后又回剧团了，阿春依旧待她很好，阿春看上了新来的男旦阿熙，最后却被阿熙的男友打了，她一气之下和阿贵好上了。

我叫：“阿贵？不可能！”

传言的人信誓旦旦道：“是真的，就是为了报复岑老师。”

“为什么早不报复晚不报复，巴巴的等到这时？”

“呃——”

“你们传言不负责任，阿春不是这样的人。”

阿春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

她纯良、敏感、坚强，不肯伤害别人，不愿逾越本份。人生如戏际遇跌宕，情场沉浮没得勉强，而她心中情愫，纵然经过爱恨洗礼，依然坚定，柔韧，生生不息。不似那无托的女萝，四处攀附，任意泛滥。

绛唇翠袖痴儿女，终成入道梦醒人。

在这里，祝阿春好。

人物：芬女

年龄：四十

职务：原宁波某剧团团长

婚况：未婚

芬女。

小平头，眯缝眼，一口烟渍焦黄的牙，皮肤黝黑——是真正的黑，黑口黑面，看上去坚强冷漠有干劲，很莽，很 man。村里人当面叫她："黑牡丹！" 背地却带着心照不宣的窃笑："芬女？哈，半雌雄。"

她说起小时候，上身赤裸的坏小子们，四五成群，围追堵截，把惊骇莫名的她逼到村北的小河坝，剥掉她的裙子，一个特别坏的，拿着树枝就往她双腿间使劲地捣。

下体红肿，像是被陡然泼洒了滚烫的油，火辣辣的疼。

芬女的妈妈是个寡妇，不敢找他们理论，只拿了牙膏给她涂抹，渐渐的发黑流脓，尿不出，寡妇惊慌起来，浅屋浅房，打个喷嚏也邻里同闻，颜面过不去，撒气似的一顿打骂，骂她是没脸没皮的轻骨头，贱人种。末了更是捶胸顿足地嚎啕，拉腔唱戏一般。

小芬女咬牙不哭，嘴唇咬出了血，还是死命忍着。

即使现在，说起这儿时的噩梦，芬女很不安定："那时我总觉得是自己犯了错，所以我妈才打我，想死，又怕鬼，又委屈的要命，不敢再一个人出门。" 她穿着一套 KAPPA 休闲套装，黑色肩章，漆皮发亮，腿大大咧咧的伸展，一手夹烟，江湖味十足。我向左边窥视，见得略浅的口袋里，她的左手紧捏成拳："他们（同村人）甚至还传言，说我白天是个女人，到了晚上下面就会长出家伙，所以殷桃才会迷上我的。"

殷桃是芬女的初恋，在芬女村中的科班学戏，还没出科。

她不算好看，瘦弱平板的身板，焦黄的面皮上几颗七零八落的雀斑，细眉细眼，特别的忍耐与温顺。

那时多是路头戏，没有剧本，一众上场前先分派角色，罗列场次，又圈定好大概情节，所用砌末。具体的对白和唱词，则视剧情发展自由发挥，老演员背的赋子多，经验足，张口就来，把单薄的剧情填充丰满。

农村科班尚武不尚文，殷桃的师父是绍剧武生出身，身段神脆，长枪、锤、斧、大刀、剑、钩、都有一手。夹磨得手底下这一班十七八的孩子们也非得十八般武艺俱全才行。

芬女去看刚刚分行的殷桃时，正巧碰上她被师父训斥："一窍勿通，大翻身哪能接勿牢？要做戏，就得眼明、手快！慢腾腾，延挨挨，鼓点老早过头了，侬还一点听不出？" 恨铁不成钢的，一脚踹过去："下盘不稳，马步白白扎！再笨也没有了，压根勿是好料子，没戏骨，做什么戏！"

直说得这小姑娘泪花乱转。

一面知机地提枪下场，一面就瞅见芬女捂住半边嘴笑呢，这下好不慌乱，又记起刚才揪的痧——脖颈眉心一片深深浅浅的紫红，唉，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转身不理她。

芬女拍手笑道："啊呀，格位小生师父，演的噶好，还没上台就眼泪嗒嗒滴。" 见殷桃嗔容相向，忙把手里的点心递过去给她解馋，又关切道："你喊过了嗓了？"

"喊了。" 一嘴年糕，又香又黏又皮滑，殷桃含含糊糊的应道："一喊就哑了，痛，换气也没用场。"

见师父踱着步过来，赶紧把年糕咽下去。

"胡师父好。" 芬女恭敬的招呼。

胡师父看这黑门神似的芬女没什么好脸色。略瞟了一眼，不想回应她。

手底下的女孩儿，大多听话。乡下科班简陋，二十几个一溜烟的睡通铺，头挨头，脚挨脚，可到了半夜，殷桃竟偷偷溜出去，已经好些次了。

看透世情的老师父，心中雪亮。

一个女人，偏偏穿男人衫，还理着平头，短的不能再短了，毛刺刺的。他虽然不信世间有什么半雌雄，但显然认定，眼前这“姑娘”，身心都有缺陷。

他看不惯殷桃那变态的相思，却一如既往地护着自家徒弟，默契的，守口如瓶，不肯叫人看轻了。

心中的隐忧，如日益膨胀的海绵一般，又重又湿，沉甸甸。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

远远的尾随。

循着含糊的细碎低语、强忍的鼻息声，一路寻觅。

终于。自密集的橘子林里，把两人提了出来。错综丛集的花叶，遮住了盛夏的骄阳，却遮不住殷桃父母盛怒的咆哮。

一发不可收拾。

“我后来再没见过殷桃。”芬女回忆，“那时我像疯了一样按捺不住思念，时间过得特别慢，几天几夜都没睡意，感觉一分一秒都得苦苦地熬着，我妈认为自己前世作孽，坐在小板凳上嚎啕，家就是个人间炼狱，没有爱，只有痛苦、责难、打击，邻居们冷嘲热讽，我终于受不了了。”

向姨娘借了些钱，对越剧一窍不通的芬女办起了剧团。

“刚开始顺风顺水，那时的演员都很齐心，在剧团帮我，我只要出去跑业务就可以了。不过生意么，有赚有赔，萧条的那一段时间，我也是打落门牙和血吞，照发工资，反正饿不死，明天再去想办法，不能亏了情义二字。”

“那你和梅珠怎么在一起的？”

芬女大笑，显然认为我问得多余：“想在一起，就在一起了！”

梅珠在民间剧团中颇负盛名。

她扮相俊美儒雅，翩翩乱世佳公子似的。一把甜润的声线，唱尹派，特别的糯软绵长。

芬女早闻得她的大名。

那天，专程包了车，赶到台州时，梅珠正在门口洗衣服，裤子挽了起来，露出纤巧的足踝，柔软的短发三七开，尽数遮住脸，扬手擦汗，水珠儿洒在脸上，亮沁沁，好似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芬女如遭雷击似的，就此着了魔。

好半天说不出话，倒是梅珠先开口了：“你就是芬女吧！”

呀，她竟认得她？血往脑门上急涌，一言不发就扮了个大红脸。梅珠有点得意：“怎么？面皮噶薄？我听水竹姐说过，你是她的，嗯，‘好朋友’。”她流露出半个隐约的微笑，打量这个相貌粗犷冷硬的女人，心下释然——水竹对她定是逢场作戏。

芬女心中叫苦，当下也不便把情事说破，只抖擞了一下，正色道：“梅珠小姐，我是来请你做戏的。”

“电话中说过了呀，我下半年定好剧团了。”

“现下在屋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我剧团帮帮忙。”她眼见房中男人身影晃动，不肯鸣金收兵，决意速战速决：”梅珠小姐，早闻你的大名，我们都仰慕的很呢。这样吧，工资多少随你说，我再出双倍。”

双倍？

梅珠暗自盘算。

水竹待自己不薄，因自己有家室，刻意隐瞒恋情，私生活倒也没太多人知悉。即使水竹偶尔偷腥，近期亦有意无意透露新恋情——那羽翼未丰的小花旦！但她是她第一个女人，抛不下，舍不得，就连若即若离的折磨也令梅珠有跌宕的快感。

是的，无法抵抗，每次扬言分手，末了，都在唇齿间的快感中自食其言。

可！

见她变相“默许”，两人索性在剧团大秀恩爱，恼得她！自己是名角，难道去和小花旦争宠么？

一气之下离开水竹的剧团。

已经大半个月了。

难道她真的不来把自己请回去？

趁着梅珠摇摆不定的当儿，芬女觑准时机，继续出动诱饵："我这次来，很有诚意。"她志在必得："我剧团的小旦是慧颖，你与她合作过的？顶尖的人物，你们同台，凭梅珠小姐的名气，我保证红包日日都有。"

"……"

"梅珠小姐？"

梅珠一阵恍惚，眯眼看芬女——这个典型的男人婆，自她急躁不安的眼神中看出，明明白白的，是被自己迷住了。

她豁出去给水竹看！

"好！我答应了。"

一锤定音。

回到剧团后，两人水到渠成般住在一起。

刚开始的辰光，也算得融洽。

芬女对她体贴细致，近乎讨好，半句不好听的话都没说过，她却总是淡淡的，不多话。

情路起跌是平常事，不少人都会用一段新感情去填补虚位，以假象哄骗自己，忘记痛苦。幸运的人能成功的假戏真做，把前尘旧梦连根斩断（拔起是不可能的），一切从零开始。不幸运的，则如她一般，有心维系，却无力回天。

"削足适履"的感觉很煎熬。

水竹依然和小花旦在一起，过年时，她来看梅珠与芬女，三人是彼此的新欢旧爱，相见不免尴尬，吃了一顿饭，水竹当天就乘车回转。

上车时，她用柔软的指腹在梅珠手心一带。

梅珠终于有借口不安定了。

没错，芬女对她，捧着怕风，含着怕烊，每天变着花儿给她张罗菜式，家务琐事永远不用她沾手，她望定自己的手——它们再也生不出厚茧了。这般用尽气力的呵护，全抛一片心，好似谄媚。

可她就是不爱她。

没有渴求，再安适也不快乐，反而倍觉委屈——难道就这样的把下半生交付给一个不爱的人么？

很是踌躇。

但机会只有一次，转瞬便会失去。

必须决定。

芬女一觉醒来，才发现梅珠不见了，旁边留了一张纸条，书无缘保重云云。芬女只觉得五内陡然虚空了，二十多年冷暖岁月，从未试过这般的孤零。

她不爱自己，任凭费尽心思出尽百宝，都无法感动她。一段关系结束了，自己不是她的句号，分号，甚至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字，只是她奔往下一段关系的助力点而已，不但经不起持久角力，水竹只来了一趟，自己就满盘皆落索。

若拍成电影，自己必定是毫不犹豫被剪掉的分镜头。

她舍不下梅珠，可总不能巴巴的送上门去，人家还不稀罕呢。人贵自重，即使是被逼。

芬女把距成立才不过七年的剧团解散了。

七年生涯，悲多欢少，一次次情随事迁，身边的女人不约而同地背弃了她。她寻思，自己不是浪荡子呀，明明是被人负了，却博得个花花大少的名声。

好不沮丧。

最后，一直陪在她身边的，不是舞台上当红的小生，却是花旦阿清——她的嗓子倒了，无可奈何的洗尽铅华，质朴而黄瘦，一如路人。

芬女说："这十多年，我始终忘不了梅珠，以前，总在新来的小生身上找她的影子，哪怕一点点也好。那年腰椎间盘突出，在台州就医，我鼓足勇气打电话给她，她答应了，我盼的脖子也长了，可她没来，只托人送了一千块钱，这算什么？展示内疚？还是根本不屑一顾？"

"做人朝前看，毋须回顾过去。现在阿清在你身边，你们过一辈子，也是细水长流的幸福呀。"

"嗯，阿清也就快生了。"

"什么？"

"咦，你不知道？"她惊奇道，"我说服她嫁给了我弟弟，预产期下个月。"

好不惊骇。

难道，这才是她心中的天长地久么？



一步一步走下去
——苏州版《阴道独白》初生记

文/甘蓝

10月14日

深秋的姑苏城，天空晦暗，枯叶左摇右摆，不知要飘向哪里，像极了Lily难以安定的心情。

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Lily一有时间就会坐到电脑面前，打开淘宝的阿里旺旺，希望能听到那清脆的一声：新的订单。但多数时候，它总是沉默。她下意识地拿起一旁的手机，怀疑是否设成了静音，然后摇摇头，今天已经不知道查过几遍。收件箱里，安静的躺着十余个报名短信，可与剧场说好的至少三百名观众比起来，这个数字……

离《阴道独白》的苏州首映还剩一个月的时间了。

宣传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从线上到线下。豆瓣、微博、各大论坛，能铺展的地方都贴上了宣传信息。至于线下，Les go小组的二十几个志愿者们几乎把所有可以宣传的地方都走了个遍：苏大本部、苏大独墅湖校区、西交利物浦、文欣广场、十全街……宣传伊始，志愿者们就受到了意料之外的阻抗。本以为向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生们宣传，必定能有不错的开始。没想到不少女生刚看到宣传单上“阴道”那两个字，便绕道而行头也不回的走开。也曾恳请那些文艺小店、咖啡馆或是书店的店主帮忙张贴海报或留置宣传单，却遭到了不留情面的闭门羹、生硬的拒绝或是异样的目光。“酸甜苦辣都尝了一遍，以为可以苦尽甘来，效果却依然不理想”。

“我们开始担心，担心是否大家无法接受这出话剧，或是没法接受它的尺度”。可是担心无益，除了坚持，别无他法。在整整一个月里，每个礼拜志愿者们都奔波在外，从各大高校到文化历史街，从商业中心到文艺小路……渐渐的，被拒绝的次数越来越少，预订的人数则从起初每天的三四个，一直到最后的每天十余二十余个，豆瓣上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最后临近演出的两个星期里，订票数大大的超过了小剧场能容纳的300个位置，后面预订的朋友只能等待前面预订的人退订。Lily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



11月18日

初冬，深夜。上海女爱的办公室。

Sophia看了看表，快要十一点了。“咔嚓”一声，原来是不小心踩到了散落在地上的外卖饭盒。“呼~终于不用再吃你们了”，她笑着摇摇头，这一抹浅笑里不知藏了多少种含义，一点辛酸，些许释然，还有很多饱含在胸的期待。

一个月以来，十几个人的小剧组不知道吃掉了多少盒饭。每个人从魔都的各个角落赶来，刚上完班的，下课从学校赶来的，来不及好好吃饭，赶快先排演起来。饿了就叫速度最快的那个外卖。幸好都是老演员了，早不是第一次合作，一切熟门熟路，对导演Sophia来说，苏州场的演出并不成问题。唯一让她眉头微皱的大约就是新剧本的创作了。

虽说在最初谈合作时，苏州Les go小组是出于对《阴道独白》的纯粹热爱，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并关注这幕话剧，但Sophia希望做得更好。比如，增加一些剧目以更符合“国际消除妇女暴力日”*这一背景。比如，结合一些近来的热点女性议题为观众带来更贴合当下的表述。

她首先想到了变性人：

我曾经是一个男人，但现在我是一个女人。

我是一个错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20年前一枚染色体去错了地方，这在自然界的法则中并不罕见；但是在社会的法则里，拨乱反正却是百倍艰辛，甚至不容于世。

我的父母把我生错了，这他们也知道。

从六岁开始，我就幻想要做女人；16岁的时候，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直到躺在手术台上时，我都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知道我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此之前，我妈说：做女孩男孩都没有关系，还是我的孩子。我爸说：28年以后，你找到了你自己，总算对上号了。

……

而后是同妻：

认识他的时候就图他老实，人呢干干净净，耍笔杆子的，不比车间那些二流子老拿眼睛直溜溜盯你。咱俩是同乡，他对我挺照顾，一来二去就谈上了对象。那会儿，我俩连个手都没拉过，出去看场电影，一个走前，一个跟后，隔着两三米远，更别说电影院里抹黑揩油什么的，都是没有的。呵，当时还以为自己运气好碰到了个正人君子，也是嘛，正经人家的姑娘哪敢往那上面多想，自个儿的对象规规矩矩还不美死？！

……

怎么发现我老公是同志？（长时间的失神，停顿）……还总有那么一两个小伙子跟他走动特别热乎。再后来，就有人说闲话儿了，暗搓搓地议论他是屁精……那天就看到……我就看到他们在房间里……看毛片……还，还干那事儿！（捂住嘴说不下去）当时我就觉得脑袋嗡一下什么都不知道了，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脑子里就一句话：我老公真的是屁精，我跟闺女儿以后可怎么办，说出去今后还怎么做人，怎么做人啊……

……

我没离婚。 为什么不离？离婚哪那么容易？人家问起原因我怎么说？要不是为着闺女儿，我想死都好几回了……我托人偷偷问医生，到庙里求签，什么办法都试了。

……

诶诶，做女人什么滋味，一辈子没尝过……有时候想，要真能再嫁一次就好了……

最近这几天，我老忍不住问他：“你觉得你对得起我吗？”……“对不起”，他总归就这么句话。 对不起，仨字儿，一辈子就这么搭进去了。

11月26日

苏大独墅湖影剧院，阳光晴好，天空透蓝。

凌晨1点，音效、舞台监督、导演、制片人以及Lily一行在剧场第一次调试完毕。

14点，灯光、音效等再次调试、确定。从上海赶来的演员开始彩排。

Les go小组的志愿者们则负责从布置会场，贴海报，整顿义卖桌到演出前现场确认号码给票，发宣传单白丝带，检票入场，维持秩序等所有工作。

18点，观众陆陆续续的开始进场。每个观众都佩戴着一个由Lily亲手制作的白丝带，象征着“国际消除妇女暴力日”的背景主题。

19点，正式开演。

20点，同妻一幕，许多观众留下了眼泪。

21点，演出落幕。观众席爆发了一阵阵的掌声。

Sophia上台带着演员鞠躬，“谢谢你们”。

观众席上传来不那么整齐却包含真情的“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这出话剧！”

站在舞台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合影的那一刹那，Lily仿佛回到了今年那个火热的夏天，在西安拉拉营的快乐时光。正是在那里，她向上海女爱的负责人表达了希望在苏州办一场《阴道独白》的夙愿，并在Sophia的热烈响应下，通过跨越两地的数月的合作，收获了今夜的泪水和掌声—这一切，只因为一个纯粹的念头，在Lily观看完上海米粒咖啡厅的那场独白演出后便一直浮现在脑海中的念头—把这出剧带到苏州，甚至更远，让更多的人关注阴道独白、关注女性的心声。

回到电脑前，Lily还是那个Lily，却不再焦虑或紧张什么，安心的写下自己的独白：

所有工作，没有一点意外与差错，一气呵成，观众的阵阵掌声和给于我们的肯定是那么的强烈，每个人都为之感动鼓舞。所有的付出都踏实的落在了心里，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呐喊“我们成功了”。

《阴道独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演出，一次公益，它更是一坐架起我们沟通的桥梁，它给了我们一次真正实践的机会，让我们在实践中得到了那么多宝贵的经验，它给我们快乐，满足，欣慰，许多许多，它是一种精神。

用这种精神让我们继续走下去，一步步的走下去，更稳更好地走下去。



*：1999年，联合国大会将11月25日定为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请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这一天举办活动以提高公众对此问题的认识。自1981年起，妇女问题活动家就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反对暴力日。选定这一日子是因为1960年11月25日，多米尼加统治者拉斐尔·特鲁希略下令残酷谋害多米尼加共和国政治活动家米拉巴尔三姐妹。93年，联合国在其发表的《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宣言》中，第一次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定义：不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生活中，对妇女造成或 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宣言》指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侵犯。

爱是不会过盛的坦诚

关于珍妮特·温特森和她的小说

文/于是

见到她本人，是在上海书展的活动现场，没有时间寒暄，只能给一个拥抱。但她的个头（娇小又结实）和笑容（在皱纹中却不加拘束）顿时让人放松下来。一身轻朋克气质的黑衣黑裤，轮到自己说话时必须站在舞台上，为了听清读者提问，必须走到边缘蹲下身，朗读自己的篇章也会动容，说起自己的爱情时毫不掩饰……那天，到了问答环节，有女生提问，如果不知道和好朋友之间的感情是不是爱情，该怎么办？她说，well，那你就该和她睡一觉，没别的办法了，今晚就试试吧。所有人都笑起来，因为再没有比这样的表白更像珍妮特·温特森了。

译者与作者相见，总是先有紧张的揣测，再是一见如故，对文本和作家生平的熟稔会瞬间缩短彼此的心理距离。再加上，珍妮特·温特森是这样一个诚挚到骨也到死的可爱女人，让人越发想去接近她，这场相见，像一种新鲜的一见钟情。一切都如她的文字，跳跃不定，但每当发声必定言之有物，并用诚实和智慧打动对方。但见到她本人，你与其长时间地讨论文学，还不如谈情说爱（很多人都表示很爱她）。还有太多美食美景让她像小孩一样兴奋，比如加了芥末的蔬菜，和螃蟹一起烧的年糕。我们去吃去喝去散步，好像离开了文学，但其实我知道，这一切都源自于那些文字。

中国让她有太多新鲜的困惑，这反而突显了某种后嬉皮年代的气质，真的像一种穿越。她不住在大城市里，不像我们一样挂在网络上，她还是有兴趣谈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和她相处这么一小段时间，便更能确信，那些文字，所有故事，所有童话，都源自一种挚情相爱的激情，都是对自己和读者的坦诚。

对于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感性是唯一正确的解读方式，翻译也必须跨过硬性技巧的第一道门，进入更难以言喻的情性境界。或许这只是译者的狂妄吧。但她也是狂妄的。她不要惯常的结构，不要俗套的起承转合，她喜欢发明童话，喜欢杜撰自己的圣经，对于这样一个天才作家，用陈腐的语言去对应肯定是错误的。从一开始，她就在强调女性作家的自我意识，直到现在，还在呼吁大家正视女性作家遭到的忽略和误解。她不认为这样写、随自己的心意去写、写女性的爱是冒风险，事实上，风险就是乐趣，平凡就是扼杀，她从第一本书开始就确证了自己的天性，也确定了未来写作的方向。身为译者，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她和我的本能。

翻译的过程像恋爱，从了解到痴迷，日夜相守，有误解，有气愤，在下一次感动时又和解，也会为了一句话折腾好几天，是非对错任由旁人去说，熟悉她的口吻、她思维的跳跃，并企图感同身受她欲望或悲伤的爆发。她是感性的读者很容易爱上的作家。回到读者的身份试图冷静分析已经很难，但从理性到感性跑过几个来回的阅读、重写，我只是再三确认了她的真挚，狡黠，淘气……也许是因为逐字逐句的陷入，我逐渐不再习惯探讨她写

作技巧的问题。那是违背她天性的匠气举止。回到读者的身份，我越发相信她是以情动人的天才，善用霸道的文字，而那霸道其实有点孩子气，是不懂得爱的技巧、却发疯一样渴求爱的纯真。

珍妮特·温特永远是被领养的小女孩，同性恋，强悍的女性主义者，当今英国最出色的女作家之一……这些都是标签，但无论是叠加标签还是增减，都不足以囊括她那奇绝的个性。说她是女性作家，至少应该有三层次的定义，一指其以女性情感、身体、处境为主题的书写，二是强调自身性别意识的作家身份，三是不可避免地书写同性恋文学。埋伏在她性格深处的思辨力，随着她语言的扩张、情节的跳跃，愈发成熟深刻，还有童话突如其来、幻灭无踪，打散陈腐的小说制式，都让她文学激情令人震动。

温特森的文学、人生都源自刻骨铭心的童年。1959年，珍妮特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尚在襁褓之中就被五旬节派信徒夫妇领养，但养母的初衷是“想有一个朋友”，因为她乖僻的性格让她没有朋友。养母设计了孩子的未来：成为虔诚的传教士，并用《圣经》和圣歌施教于珍妮特。生活清苦，家庭关系冷漠，仿佛与尘世隔绝。家中只有六本书，虽然她从《圣经》中学到了别的孩童接触不到的知识，但精神食粮只限于宗教书籍。不过， 养母也好附庸风雅，常常冒出些名家词句，其实不知出处。莎士比亚，圣经里的古英文，记得什么是什么。温特森进了牛津才发现，养母当年对烧爆的瓦斯炉说的那番话（ “违天道，违亡者，违理智” ）其实出自《哈姆雷特》。养母还吩咐她去图书馆借侦探类小说，颇有点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但珍妮特的文学历程就是从那座乡间图书馆开始的，没有人告诉她什么是经典，什么是文学，她只打算从A到Z，按照姓氏排列顺序去看书。就这样，她发现了艾略特的诗集，仅是一句诗，便让她感动得落泪。自此，阅读的渴望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有一天，母亲盛怒之下把她私藏在床垫下的小说付之一炬（偏偏那天她在看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看着文字灰飞烟灭，她第一次产生了写书的念头。

第一本书，就铁定要写一本自己的圣经，出柜就像出埃及，服从真爱便是宗教，爱人的身体就是流着奶与蜜的圣地。

另一方面，领养，意味着人生有缺失，有疑惑，对温特森来说，这就好比被迫接受虚构的人生。养母对自己不体贴，因为她









本身就是一个厌恶生活、拒绝幸福的人。她虚荣、清高，固执到盲目，有时近乎残忍。她惩罚小珍妮特的办法是：关在门外过夜。小珍妮特只能在漆黑寒冷的门阶上编故事：埋藏的宝藏被挖掘，丢失的孩子被找到，囚禁的公主获得自由……这是她获取希望的唯一办法。等到天亮，送奶工上门，她会一口气喝光两品脱，留下空瓶子，只为惹怒母亲。

生活，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珍妮特·温特森以文字为出口，以写作为逃亡。怪异的养母让她想逃。充满颓废冷漠气氛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也让人想逃。1978年，她爱上了一个女孩，被母亲视为魔鬼附身，大逆不道，被赶出家门，未成年就四处打工借宿，但仍以全优成绩考入牛津大学英语系。这一段生活，收录在她的处女作《橘子不是惟一的水果》（新星出版社2010年出版7月）之中。这本书就像一枚炸弹，向她的养母以及曾经生活过的小社会宣战，宣告珍妮特·温特森在文学上的抱负，更大声质疑了信仰和爱。

《橘子》是一本女性成长小说，贯注了对宗教、家庭、爱情和性别政治的切身感触。反思不失时机，激情不失分寸，幽默有冷有热，童话和现实的交替充满灵气。在封闭环境里长大的女孩有着出人意料的思考，她的快乐和痛苦都超出正常的范畴。1985年出版后即荣获惠特布莱德首作奖。由她亲自改编的同名BBC剧集也获得各类国际大奖，令她一跃成为80年代英伦小说界的标杆人物，被Granta杂志评选为“英国最佳作家”之一。

在珍妮特·温特森出现前，英国已涌现好几位一流的女作家，奥斯特姐妹、克里斯蒂娜、伍尔芙、多丽丝·莱辛；在她之后也有萨拉·沃特斯这样出色的女同作家。但不难看出她和她们在某一点上截然不同：温特森从不愿意以客观的旁观者身份作冷静叙述，从不闪避自己的感情和肉体的欲望，从来都把语言置于情节之上，也始终在写爱的主题，而且，养母和自己是她文本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原型。

因而，对珍妮特·温特森而言，写作的生命力，爱的能力，二者息息相关、互为因果。虽然每一本小说都不是自传，但我们能透过激情而机警的语言，看到她本人所经历的颠沛流离的爱的故事。这显然是温特森的文学的致命诱惑力所在。《写在身体上》（新星出版社2011年4月）就是这样的杰作，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她和代理人——著名作家巴恩斯的妻子帕特·卡瓦纳——私奔的真实故事。

《身体》写的是得到爱，再失去爱。把爱、失去爱演绎到极端，一个人的人性，就会既张扬、又失落。爱一个人到什么程度，通常是在分手时见分晓，这就是爱情的悖论。温特森在后半部小说中开创了“医学情书”，只为诗意声张自己失去的爱情。在解剖学专著面前，施爱人一遍遍追踪骨血的奥妙，置换进爱人的身体，一遍遍流连，一遍遍诠释所失去的美好。

温特森的文体历来是不囿陈规的。一部文学史让她反问：为什么以前的女作家只能基于经验写作？为什么男性作家就能肆无忌惮地进行文本实验？为什么不能把经验和想象溶于一体？这显然不止是一个文学上的质疑，这还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自觉的革命。她用自己的每一部书向世界展示：女性作家在女性题材上的表现，完全可以兼具实验性和诗意，情节可以让位于情绪化的语言。

当然，你不能说温特森是个疏于虚构技巧的作家。《激情》（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就是最好的例子。双线结构，讲述了一男一女的故事，爱跨越了性别、身份、国籍。在这本书里，温特森探讨的是激情——名为“爱”的激情的各种形式。她大胆虚构崇拜拿破仑的小兵，在死亡线上领悟激情的真谛；再描写让人神魂颠倒的威尼斯女人的爱情，并果断地在这里融入魔幻童话的细节，把爱人的“心”具像化。两个故事完美交接在19世纪，这是温特森式的浪漫的华彩演出。

如果追问温特森在同性恋文学上的观点，可能会被她伶牙俐齿地冷嘲热讽。她曾说：“我喜欢人们在性别意识上拥有流动性。我不认为自己就是女同性恋。我想超越那些术语的定义。”没错，这些小说只有懂得激情的人才会欣赏，而欣赏的对象不该指向性取向。只有当人类超越性别的束缚时，我们或许才能在性方面更圆满，因为换一个性别去爱，并不能保证我们领悟爱的真相。

珍妮特·温特森自称为斗士，在文学实践、女性主义等层面实现她自小便有的勃勃雄心。她刻画现实时够尖刻，也一向偏爱童话，喜欢用童话打断线性叙事，荡开一种别有深意的诗意。近年写作的《守望灯塔》就是一部完整的超现实现代寓言，《重量》则索性脱胎于希腊神话。

2006年，她以其出众的文学成就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不过这件事，在上海的时候，谁都没想起来问她，大概我们都觉得那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吧。


市 政府
部 市新

心无界，爱无疆

——专访微电影《冰山》导演刘忱

文/Anita

“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只不过是它庞大体积的一小部分而已。生活，也一样。”

劳拉本来有着在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体贴的丈夫唐尼，乖巧的小女儿安娜。然而在一次晚宴上，她同十九岁的凯特一见倾心。自此，劳拉既要周旋于情人与丈夫之间，又要继续扮演好妈妈的角色。一边是可能的真爱，一边是带来安全感也带来责任的家庭；一边是自我，一边是社会角色。她如何平衡这些关系，如何面对真我，又会做何选择？

伴随着冰山融化般的声响，影片《冰山》慢慢地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带着一份大片才有的从容，并不急于向观众投递什么信息或是让观众接受什么理念。它只是慢慢地揭开生活的一个角，再揭开一个角，直到影片结束，仍然无法看到冰山的全貌，反而隐约窥见更大一片未知的可能。而生活本身不也正如此；生活的全貌，有谁看清过呢？

这位带着从容揭示可能性的导演就是刘忱，今年24岁，在美国的纽约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冰山》是刘忱的第三部微电影作品，由乐视网资助，今年9月在网络平台上线。



冰山的融化不是无声的

影片开头疑似冰山融化的声音，其实只是两个女主人公在车里亲密的动静。在冰与水的交界，是一个个尚未见光的秘密。

les+：你这部影片的题目——“冰山”，已经透露了影片的核心，即表面与暗流之间的张力。而作为一部只有不到17分钟的微电影，它本身也如同冰山一角，可供人看到的是有限的。你自己也说过，影片中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是表面之下的情绪涌动却是复杂的。那么，你是如何在如此有限的空间里最大化地表达和发挥的呢？影片的细节当中是否埋伏着什么信息和暗示呢？

刘忱：主要是靠戏剧冲突，为此我改了好几次剧本。细节当中会有暗示，比如有一个情节，我在电影里没有揭露出来，从劳拉和凯特在车里第一次发生关系到劳拉接到凯特电话，这之间其实已经有四个月的时间，劳拉的丈夫唐尼其实已经对妻子有所怀疑，因为那段时间里劳拉频繁地更换香水，而且行踪不定。另外一个隐去了的情节，是车里那场戏。按照本来的设计，凯特下了劳拉的车之后又回过身来问劳拉，她是否是第一次和女人发生关系，而劳拉没有回答。其实她也是第一次，但又想表现得老道一点。

les+：感觉上似乎劳拉想要控制感情上的局面。

刘忱：可能人到了一定年纪都会想要控制吧。在这个片子里，三个人都有各自的秘密。劳拉是出于凯特、丈夫和自己之间的位置，她既享受和凯特的激情，那种自然又自由的爱，又希望维持那种不必抉择的状态，但毕竟纸包不住火。而凯特尚且青涩，她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挖掘存在于自己身上的可能。而对唐尼来说，一边是妻子的变化，一边要忙申请去纽约工作的事。

les+：他申请去纽约工作这件事不知和妻子的婚外情有没有关系？

刘忱：这个开放给观众吧。

les+：我特别喜欢劳拉给安娜讲美人鱼的故事的那场戏。劳拉是带着心事在讲，而小安娜天真无瑕，想要变成一只美人鱼。劳拉只说“等你长大就会变成美人鱼了”，小安娜还很开心。这个母女对话的温馨场景，其实背后很有张力，劳拉是想要挣脱的。

刘忱：对，美人鱼的故事也是一个信息。

les+：我一个学习性别研究的朋友看了《冰山》之后，提了一些关于东西方视角的问题。一方面，“出柜”的话题对于美国人来说会不会有点过时了？他们都开始讨论同性关系后代的问题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话题是拍给国内的人看，选择美国演员是否让观众有距离感？

刘忱：演员的选择主要还是看演技啦，而且我人在美国。关于“出柜”这个话题，我之前也提过，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很多很多保守的基督徒。有时候我觉得出柜对他们来说并不比对我们来说容易，大概是他们大多有宗教的束缚，需要严格遵守戒律吧。

les+：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崇尚个人主义，因此实现自我总是高于其他的；而对于东方人来说，自我常常是别人眼中自己的样子，东方人总要考虑到对他人的责任。我这个朋友想要问你，作为导演，你是否站在凯特这一边并且倾向于劳拉出柜呢？实现自我解放与放弃家庭责任之间的纠结怎么处理呢？尤其是小女孩安娜连画画都是画的一家三口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刘忱：这个片子主要要处理的问题是劳拉是否要诚实面对自己，以及诚实面对每一个人。她最后跟丈夫说“我们需要谈谈”就是一个出柜的信号，她决定要诚实了。至于诚实地说出来之后，在现实中怎么选择和会发生什么，这是开放给大家的。她可以选择和可能的真爱在一起，但未必会稳定，也可以选择家庭。但这个结局更多地是取决于丈夫的选择，因为他是没有在爱情关系里的那个人。他要选择维护家庭继续和劳拉在一起吗？我们不知道。

les+：所以其实你解决了你要表达的主要问题，就是诚实面对自我的问题。

爱情，性，人性，自然性，爱

les+：如果让你做一道选择题，你觉得爱是什么呢——是种族延续的渴望？是摆脱孤独的渴望（寻找同类）？是弥补自身的所谓缺失（异性相吸）？还是别的什么？或者根本不可能去形容?

刘忱：爱情就是一种感觉吧，有时发生在一瞬之间。很难去定义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爱就是爱，不该有任何附加的条件。

les+：那些条件都不是爱情本身。

刘忱：现在别说是爱情了，很多感情都不够纯粹。

les+：你的片子里很大一部分讲到婚姻，那么你觉得婚姻是不是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与爱情本身无关呢？婚姻产生以前和婚姻产生之后的世界一定不太一样。

刘忱：爱有自私性和排他性，爱情中的人总想把对方据为己有，而婚姻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愿望吧。

les+：尽管这种满足可能更多的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满足。

les+：在婚姻的概念里包含着一种追求稳定的愿望。但类似的愿望似乎在反叛的声音里一样能够听到。比如同志骄傲，同志应该成为一种身份吗，应该为这种所谓身份骄傲吗?

刘忱：美国也有一些青少年是追赶时髦尝试同性爱情的。我觉得爱情里面还是应该去掉身份骄傲和身份建构的东西，爱就是爱。

les+：你怎么看爱情关系呢，包括异性和同性的?

刘忱：爱情关系里我觉得是阴阳调和的，而阴阳调和更多地取决于性格。

les+：现在的性倾向解放可能一部分是命名的结果吧。中国古代也没有同性恋这个词，只有同性恋现象自然存在。西方的同性恋一词也是来源于宗教，我们拿来之后反而要像西方人一样去解放自己。

刘忱：对，中国历史上在性的方面是非常开放的，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能看出来。但是经历了许多变革之后，很多传统也随之流失了。

刘忱：我家的四只小乌龟还是同性恋呢！（笑）可能因为只养了公的。

刘忱：一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的。其实关键就是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并且敬畏自然。

les+：还要敢于面对真实存在的事物。

刘忱：爱因斯坦不是说过，人脑的开发还是极其有限的嘛。

les+：总有更多可能。



导演老师 我的摄影师


剪辑老师

“因为我是金牛座”

les+：在有了拍摄这部微电影的想法之后，你对于筹资成功的把握有多大？当初为什么想到要到Kickstarter上面去筹款？

刘忱：以前在Kickstarter上看到过不少筹款成功的案例，于是就想到去那里征集资金了。那时候也没多想，就是在各种网站上疯狂地发帖子，Facebook、新浪微博、人人网、时光网……总之能发的地方都发了。结果在Kickstarter上资助我的很多都是我的朋友，还有我妈妈的朋友。

les+：陌生人资助的不多？

刘忱：不多，但是他们都一直关注着这个片子。包括很多看到帖子的人，虽然不能资助，但他们都知道了这部影片。

les+：你用了多长时间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乐视网又是怎么发现你的冰山一角的？

刘忱：其实一直到拍摄前两天这个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本来在Kickstarter上筹到了钱，但因为我是留学生，不能用那些资金。钱又都给人家退回去了。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管我要钱。后来乐视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了我发的筹款消息，正好他们在寻找新晋导演，就给我发了私信。中间也折腾了好长时间，几经波折，最后终于签好了合同。

les+：你认为你的这部微电影是靠什么来吸引别人投资的？

刘忱：其实对于投资方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片子是否能赚眼球。这部片子吸引投资方的可能一方面是我是新晋导演，一方面他们看到我以前的作品觉得还不错，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片子涉及了女同性恋的话题吧。

les+：如果没有人给你投资，你还会把这个片子拍出来吗？

刘忱：这部微电影是我的一次期末作业，所以不管有钱没钱我都得拍出来。当时的拍摄团队在各方面都需要预算，摄像啊，制片啊，如果没有资助的话，片子的质量肯定会下降——比如租不到场地可能就得偷拍，那样的话噪音等等就不可避免了。不过我们有一场戏也是偷拍的，就是海边的那场，因为在那里拍戏需要有专门的许可证。还好海边的那场戏里没有对话，我们就偷偷拍了。

les+：你觉得作为创意的发起者和作为实际操作当中的电影导演有什么不同？做导演的过程中要处理很多琐碎的事物，对艺术上的表达有干扰吗？

刘忱：肯定有干扰。另外实际操作当中会有很多的限制，比如拍摄时间就与预计的不同。像车里的那场戏，本来计划用长轨道围着车拍，但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实现。

les+：这部微电影拍了多久？

刘忱：拍了7天。我的大多数同学只用三四天就拍完作业了，但我想既然拍就尽可能拍好点吧，都投入那么多了。可能因为我是金牛座！

微中见从容

微电影这种形式，与快速的网络传播很合得来。因此它似乎也是传播同志文化一种很好的平台。之前国内也有人尝试，但都没有《冰山》这么成功。那么《冰山》成功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

les+：你觉得微电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刘忱：它直接，而且成本低。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不用专门跑去电影院了，在家上网就能看。因此它也更容易被大家看见。

les+：这次的《冰山》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对于一个年轻、有热情、但又没钱没资本的创作者来说，让自己的作品出来，被人看见，最需要的是什么？

刘忱：是运气和好的宣传吧。《冰山》的成功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拍摄得很规范，不是按照DV或者短片的模式拍，而是按照电影的规范来拍的。

也看The L Word

之前听说刘忱是看了一部纪录片"This Film Is Not Yet Rated"之后受到了演员Becky Altringer的启发。Becky本人即是在婚姻中发现了自己的同志身份。于是刘忱想到要写一个关于"了解自我"的剧本，后来演变成《冰山》的剧本。但这是她拍《冰山》的全部动机吗？

les+：除了那部纪录片，还有什么因素——不管是你生活中的经验还是社会上的事件——使你关注同性题材并且选择了这个题材来拍呢？

刘忱：我一直都喜欢看同性题材的东西啊（笑）。大学时代也喜欢看重口味的东西……大一的时候有个同学介绍我看The L Word，说很好看，我就看了。我记得看到Shane和Carmen分手的时候，我哭得不行。

les+：原来你也看The L Word！

刘忱：对啊。后来还看了《孩子们都很好》。

les+：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接触过同志？

刘忱：很少。不过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里面有同志，但我是在拍摄结束后才知道的。还有一些人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同志。我有一个朋友可能是bi，但她也没有明说。另外一个朋友，看了《冰山》之后向我出柜了，说她在看的时候想到自己，看哭了。

les+：选演员的时候考虑过她们是否有同性爱情的经历吗？

刘忱：这倒没有，主要还是看演技。不过选角色的时候来了很多奇怪的人，我也会问她们对于与同性的性接触是否有抵触。几乎没有人有抵触，她们都很职业。有一个来征演的演员是拉拉，不过演技不够好，也就没有选她。

les+：怎么给演员讲解同性爱情的戏份和情绪？

刘忱：她们基本不用我讲太多，她们自己会很认真地分析，甚至自己填充影片里没有的剧情。至于同性爱情，我觉得和异性恋的感情在情绪上没什么区别，就是爱，像这个片子里，讲的就是一段婚姻里出现外遇的故事，和异性恋的外遇故事在情绪上是一样的。

les+：但因为是同性恋的外遇，角色内心的冲突可能更大一点，主要来自社会上的压力。






Living Without Men

les+对话纪录片《自梳》导演骆仪

文/文子

纪录片《自梳》是一个关于抉择的故事。清末民初，在二十几岁时，面临顺从父母之命还是立誓终身不嫁的选择，广东地区的不少女性都选择了后者。已立誓的姊妹帮她们挽起发髻，她们成为了“自梳女”。

自梳女不做家庭妇女伺候丈夫和孩子，而是在工厂劳作半生，在养老院度过晚年，一生独立。如今，仍健在的自梳女大多年过九十。回首一生，她们的讲述里有骄傲、有孤独，但无悔：“那会儿时兴自梳！”

导演骆仪坦言自己作为在广东长大的女性，从小听说“自梳女”的故事，选择这个题材，一方面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把这种独特的现象和她们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来；另一方面，有感于当今社会仍然以婚姻状况给女性贴标签（如“剩女”），想要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引起一些思考。

大部分“自梳女”识字有限，并不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但她们的独立意识和自尊心非常强。而她们对誓言的坚守，到底是独立还是传统？是固执还是看透？这种选择是对是错？在生命接近终点时如何看待年轻时做出的选择？“我在片子里问了许多问题，她们的回答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得多，拍完后我却感到这些问题更难回答了。”骆仪在自述里这样说。

“Living Without Men”《自梳》的英文版标题，也像是一条响亮的口号，更多的引起无数les couples和女性主义者的共鸣。在男权社会里，女性主义者们说：没有男人也可以生活；女同姐妹们说：没有男人可以生活得更好。这种坚韧的女性情意，就像《自梳》里的那些阿婆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履行出来的誓言：她们是亲密无间的生活伴侣，他们也是彼此心灵相印的精神寄托。淳朴的老人们似乎也说不出过分繁华的定义，但，你我都懂的，不是么。

les+：为什么拍自梳，又为什么选择佛山的这个养老院?
骆仪：我是佛山人，自梳女的事情我很小就听说了，对这个现象非常熟悉，但以前没有接触过。有一次工作机会，去养老院采访时认识了琏姑。当时第一次见面她就告诉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经历，所以后来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主题。

les+：琏姑是一个很典型的形象么？家里人对自梳是什么态度?
骆仪：很多自梳女都有去香港甚至南洋打工的经历。她们大部分都是家里的大姐，选择自梳去工作养家，家里人反而是很支持的。

les+：但有的家庭是因为弟弟要结婚，所以让大姐做出选择?
骆仪：对，很多家庭都会在这种情况下让她们自己选择，到了这个年纪，是嫁人还是梳起。

les+：嫁或者不嫁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骆仪：对，这也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可能多少会有人对她们产生歧视，觉得她们比较另类。但她们说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有一个村子，三年都没有嫁出去一个女孩子。

les+：那你觉得和现在社会的观念有什么不一样?
骆仪：太多人说大龄剩女的问题了，也是我拍《自梳》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始终还是会有人坚持自己的想法，不管社会风气怎么样。

les+：你拍这部纪录片，应该做了一些资料的调查，据你了解，现在还活着的自梳女大概还有多少人?
骆仪：官方没有统计，我去博物馆也没有发现这个数据。只能根据报纸的报道推算，大概剩下几十百来人吧。但我觉得没有这么少，单单我去的养老院就有十几二十人。

les+：你拍这部纪录片，是很好的做口述史的方式。
骆仪：我这部片子才二十几分钟，很多习俗、背景都没有办法放进去，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拍一部。一是资料方面的保存，二是对她们的生活还想更深入的去了解。

les+：这个题材其实很吸引眼球，但《自梳》并没有特别猎奇。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为什么没有体现出来?
骆仪：这个片子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做完的，和她们接触的时间不够长，所以拍得比较浅。有很多问题不敢问。可能很多人好奇她们有没有同性之间的感情，或者有没有喜欢过男孩子，我尝试着问过一些，但琏姑告诉我她没有喜欢过谁。

les+：所以你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挖下去。
骆仪：宜姑我也有问，她说看到有些男孩子挺舒服的，但没有交往。另一位老人被我问到这个问题很不高兴，所以我就没有接下去。



les+：养老院还有十几个自梳女，为什么选择了她们三个人?
骆仪：从拍片的角度，希望选择性格和经历都不一样的三个人，也考虑到她们是否愿意出镜的因素。

les+：拍摄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阻碍？养老院很顺利地接纳你么?
骆仪：没有。她们问我要记者证，但是我没有，只好实话实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作业，我很尊敬她们，想把她们的故事记录下来。院长还是挺支持我的，只是担心有些媒体拍出不实的东西，所以比较谨慎。

les+：后来你说自己的很多疑问，在拍完以后并没有得到解答?
骆仪：对，比如在我想象中，她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会很纠结，但事实上没有那么多原因，她们的回答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可能是因为我与她们不是太熟，所以还有更深的东西没有告诉我。

les+：为什么片子里有一段重现自梳的片段?
骆仪：想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外国人可能不能理解自梳是怎样的，所以用画面会更直接一些。

les+：这个片子走了十几个电影节，其他国家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么?
骆仪：我去过现场的只有英国和韩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国外的观众看完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很满足。他们觉得这些女性很勇敢、很酷，但不会关注太多习俗的问题。但亚洲以及国内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还不是很深。

les+：有自梳女在解放后选择改嫁么?
骆仪：有改嫁的，但也有人选择不嫁，她们担心被自己的群体唾弃。所以即使是自梳之后，还是有一种集体压力存在的。

les+：这个群体在养老院也有体现么?
骆仪：这个养老院没有，主要都是以前工厂的退休女工。但在顺德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姑婆屋，叫“冰玉堂”。自梳女会在那里定期聚会，去世的自梳女也会有牌位放在那里，那个群体的讲究会更多一些。冰玉堂以前是不让男人进去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

les+：为什么没有选择冰玉堂?
骆仪：这个养老院的自梳女互动更多一些，冰玉堂的自梳女都住在不同的地方。而且先遇到琏姑，觉得她是非常鲜活的一个人物，很难得。

les+：很多自梳女说自己要自由、要自力更生，但她们真的是自由了么？比如为了不坏名声而选择不结婚。她们真的解脱了么?
骆仪：没有。她们其实也很在乎世俗的看法，琏姑说如果她嫁人了，一直到死都会被人说闲话。所以一直到现在都坚持下去。

les+：整个素材有多长?
骆仪：十几个小时，并不是很长。录像带也要钱，所以要节省成本。

les+：听说你没有把一段很重要的故事放进去?
骆仪：对，是清明节那天，有一个自梳女去世了。琏姑她们与老人都很熟，又是清明节，又是下雨，老人们在给去世的自梳女叠纸钱，死亡的气氛特别强烈，所以我就没有拍摄。她们似乎随时准备好离去，有时候甚至会说“你明天来可能就看不到我了”这样的话。

les+：她们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真的很满足么?
骆仪：我觉得是的。她们的生活很简朴，也没有补品和水果什么的。解放前她们过得太苦，所以觉得现在这样不用花太多钱，也有退休金，所以还挺满足的。

les+：你之前做过记者，出国进修为什么选择了做纪录片?
骆仪：做记者和纪录片有点共通，都是纪实的内容，同样需要找题材和与人沟通。我一直都对纪录片感兴趣，后来有一个机会申请到奖学金，就过去进修了。

les+：再拍一次的话，会用多长时间去做这个片子?
骆仪：拍摄时间不会很长，但比较多的时间会花在与她们聊天、相互了解之上。一开始她们对我的防备心很强，要看我的学生证和身份证，我帮她们买点吃的东西都不愿意。但是到后来，就会很自然的支持我干些事情，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比较好的吧。




福

Annemarie Schwarzenbach

安妮玛莉·史瓦哲巴赫

文/金星

上回书我们认真学习了孔令伟同志的先进事迹，通过本次学习，大家充分认识到，一个有着煊赫家世的lesbian可以活得多么肆无忌惮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啊！作为对比，今天我们不远万里，八一个跟孔同志同代的外国英模，完事儿同志们就会发现，同样是牛叉家庭出来的女同志，做人的差距真是天上地下——人家这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多了。这位“四有”拉拉就是安妮玛莉•史瓦哲巴赫，瑞士作家、记者、摄影师、旅行家。

算起来，史瓦哲巴赫小姐比孔二小姐大11岁，血统贼拉高贵。她爹是纺织业大亨，身家在富豪排行榜上绝对能进三甲，光有几个臭钱还没什么了不起，老史先生娶了一个正宗名门闺秀，他老丈人就是以雄才大略一手将一盘散沙的德意志锻造为大一统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所以说，安妮玛莉的母系血缘，实在强悍得很。

八小安之前，有必要先表一表她老妈。俾斯麦小姐容貌性情随爹，专横刚烈，骑术高超，对摄影这门新兴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婚后她成了史瓦哲巴赫夫人，过着标准的贵妇生活，资助不少艺术家，估计是个女孟尝，供着许多张艺术的嘴吃饭——反正有的是钱！其中有个女歌唱家叫EmmyKrüger，常驻史宅，跟史太太保持了40年的亲密关系，不离不弃。那老史先生就不介意戴绿帽子么？不，他完全不当回事。别以为他是爱老婆爱得要死所以包容或糊涂，他拥有那个时代男人的自信，知道就算老婆当自己面搞女人也屁威胁没有，她怎么折腾都是他女人，她一脚把他踹了跟别的女人私奔的可能性为零！再说，别看史夫人踢模踢样，跟老公性爱时挺合作的，娃娃扔嘣扔嘣地生，两口子共有三女二男，第三个女儿就是小安。老太太福寿双全、子息绵长，她的某个曾孙博士先生不久前还专门为这位个性曾祖母写过一本传记呢。是以史老太太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又有男人又睡女人，又有婚姻又有爱情（当然啦人家理直气壮在不同的人身上各取所需嘛），简直帅呆酷毕两全其美得一塌糊涂，令不少后辈羡慕得眼睛都绿了。

所谓龙生龙凤生凤，拉拉生女爱女生，在性取向上，小安继承了母亲的优良传统。不过女儿的性格跟妈妈正相反，小安激烈纯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脚踩两只船的事儿她一辈子都干不来。所以她老妈不得意这个女儿，对她经常横挑鼻子竖挑眼，紧张的母女关系，是小安摆脱不掉的心病。



小安打小儿就是怪可怜的孩子，身体孱弱，精神忧郁，不过天资聪颖是不打折的，先后在苏黎世和巴黎好好学习，专攻历史，24岁上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写第一本书了。1930年是小安同志革命生涯重要的一年，彼时纳粹党在德国蒸蒸日上，史家一家都跟纳粹有勾搭，独小安一人出淤泥而不染，成了大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究其原因，除了她特别有良心，还要归功于两个革命同志的言传身教。

这两个人就是埃瑞卡•曼和克劳兹•曼兄妹，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奖大牛托马斯•曼（老爷子著有美妙的男同小说《魂断威尼斯》传世）的儿女，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一直不遗余力反纳粹。据说小安是很为埃瑞卡着迷的，可惜小埃对她木感觉，爱的是另一个女艺术家，该人就是世界上第一部女同电影《穿制服的女孩》的导演。反正小安一生的感情，大部分是悲剧，爱她的她不爱，她爱的最终都弃她而去。

跟家人的格格不入，成了小安不断自我放逐的原因。她旅居柏林写作时，精神上的苦痛与缺失让她开始嗑吗啡。法西斯主义像丑陋的异型一样，噌噌生长壮大，小安一看抗不住只好躲，于是就扛着箱子几次三番往出跑。中东北美莫斯科，她从不跟团，一律自助游。旅途也确实不郁闷，写了N多书，邂逅了N+1个女人。

不过有件事咋听起来让人跌眼镜，小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法国男外交官，后来居然跟他登记结婚了。仔细考察之，原来此男虽然长得傻大黑粗，却是个很CC的gay，俩人名义夫妇，实为革命同志互相掩护。在小安，选择这桩形式婚姻还有更实惠的好处，她由此入法藉，拿到可以自由通行的外交护照，彻底逃脱娘老子的手掌心。

也是在德黑兰这块风水宝地，天上为小安掉下个好美眉，土耳其某位外交官的女儿Yalé。Yalé的照片没找到，说书人我英明地推测这肯定是只美女，而咱们小安那范儿就更别提了，纤瘦高挑的身材，英气夺人的短发（超越时尚潮流半个世纪！），就是往今日的les吧里一站，那四周尖叫昏倒的女人也一打一打的。这对女才女貌的情侣爱得欲仙欲死，狂热奔放不避嫌，忘了伊朗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哪容忍得下这个。一时间朝野震动，流言四起，Yalé被保守的家庭抓回土耳其，一对鸳鸯横遭棒打！小安那个痛不欲生啊，只好借写作、爬山、嗑药缓解。不料小说《欢乐谷》完成之际，却传来Yalé美眉患肺结核去世的噩耗（红颜薄命，红颜薄命啊！），从那一刻起，她整个人其实已经支离破碎了。

后来，小安离开伤心之地，因一个美国女摄影师引介去纽约。美国当时处在大萧条时期，小安深入美国老工业区考察，目睹了资本剥削下赤裸裸的贫困现实，出身大富之家的她对底层民众有着深切同情，她撰写了不少通讯稿件，连同自己拍摄的照片一起发回欧洲报纸发表，引起关泛关注。

美国时期，对小安最痴情的是南方出身的女作家麦卡勒斯，可惜又是段单恋。小安欣赏小麦的才华，却只当她知己和工作伙伴。她俩的关系，给个形象的画面就是，小麦眼神灼灼冲将过来，嘴里喃喃："来吧我的女神……"小安半推半退："你丫到底看上我哪儿啦，我改还不行吗！"前面说过，小安人格中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痛恨不明不白，跟朋友上床不是她的风格，是以小麦苦苦相思，从小安处得到最密切的身体接触，不过一次告别的亲吻（这种绝望的爱，是小麦同志所有小说的主题，比如《伤心咖啡馆之歌》，比如《心是孤独的猎手》）。小安在美国交的女友叫MargotvonOpel，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玛戈最后把小安甩了，小安万伤齐发，轰轰烈烈自杀（这是她第二次自杀，第一次是被家人逼的），没死成，多亏有小麦在旁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再后来，她回欧洲，在写作与戒毒间苦苦挣扎，精神危机日益严重，无法自拔。恰在这时，小安遇见一个可能拯救她的女人——EllaMaillart，作家兼旅行家。米拉特坚韧沉静，生就一付济世救人的圣母情怀，对无枝可依的小安充满了怜与爱。她与小安应当没什么奸情，只是扎实深厚的友谊。可惜小安不争气，途中毒瘾又发，老米迫她戒毒，她死活不从。两个女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闹掰，老米继续往印度去也，小安留下，除毒品外又搞上了一个女考古学家。

小安死得有点离奇，是回瑞士后骑自行车摔成严重脑外伤，先失忆，后仙去。可能是她在苏黎世山地玩命狂飙，又要酷不戴头盔造成的（唉，36岁的人了，咋就不收一下性子呢）。所以说，经验教训是，当拉拉一定要保护措施做到位，无论做什么。

《说有这么一回事》

文/手绢

作品名称

《说有这么一回事》

初刊时间

1926年

作者

凌淑华

蕾丝主角

影曼、云罗

蕾丝星级

★★★★★

《说有这么一回事》是五四美女作家凌淑华发表于1926年的一部短篇小说，讲的是两个女校学生间无果又无奈的同性恋情，故事虽短，却体现了当时女校中浓郁的蕾丝氛围。

五四时期曾兴起过一阵女同性恋风潮，主要流行于诸多女子学校，女生间结为伴侣似乎是公开的秘密。要说女同风气，早已在明清时期悄悄弥漫于乡野城市间，但和那会儿金兰会的轻熟女、磨镜党的老熟女相比，五四时期的女同风气显然具有鲜明的小萝莉性质。

想象一下，那清纯的脸庞、粉嫩的双唇、明澈的双眸，配上素雅轻软的阴丹士林女学生装，又或者是**“绣满洋线空花的西洋女睡衣”**……女同性恋涤荡尽“淫心肉欲”、散开老土的姑婆髻、扔掉颓废的大烟枪，以前所未有的小清新面貌登上历史舞台。

小清新们的勾搭方式都是那么洋气，《说有这么一回事》里，影曼与云罗因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而相识相恋，“罗密欧”影曼和“朱丽叶”云罗成为学校里公认的、甚至人人羡慕的一对儿：

“她们的感情好象同校园的桃李荼薇等树的叶子比长，全学校的人说起她俩来都不用她们的本名，好象罗米欧与朱丽叶两名字本来是她的，连送点心到饭厅卖的吴大妈——一天只来坐一点钟，也知道她们的新外号。”

然而这样的关系只需一个暑假就可生变，云罗被迫嫁人，影曼得知后昏厥过去。这个简单的故事和3年前庐隐的女同小说《丽石的日记》如出一辙，但凌淑华的文笔更为优美，至少她不爱用咆哮体。据说凌淑华小姐的魅力当年通杀文艺男女，在这么一位时髦作家笔下，小女生间那淡淡情欲依稀荡漾出安娜苏蔷薇香水的魔幻魅诱：

“‘朱丽叶，我替你捶捶？’影曼含笑说着到云罗身旁，望着她敞开前胸露出粉玉似的胸口，顺着那大领窝望去，隐约看见那酥软微凸的乳房的曲线。那弓形的小嘴更可爱，此时正微微张开，嘴角添了两个小弯弯，腮边多了浅浅的凹下的两点，比方才演戏欲吻罗米欧的样子更加妩媚逗人。帐子里时时透出一种不知是粉香，发香或肉香的甜支支醉人的味气。影曼忽然一歪身也倒在床上，伸手勾着云罗的颈子说：‘我身子都发软了，什么东西这样香？给我闻一闻！’‘又来逗人啦，讨厌！’云罗笑着轻轻推她。‘你可不要讨厌我，你讨厌我，我可要死啦！’影曼索性搂紧她说。”

“云罗半夜醒来，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头枕着一只温软的胳臂，腰间有一只手搭住，忽觉到一种以前没有过且说不出来的舒服。往常半夜醒来所感到的空虚，恐怖与落寞的味儿都似乎被这暖熔熔的气息化散了。她替影曼重新掖严被筒，怕她肩膀上露风。影曼忽然也醒了，雨已止住，月光微微射进帐子内，睁眼见云罗正面对面的痴看她，见她醒了，有些不好意思，把手盖上眼，脸却往她肩上躲，小声问：‘你怎样也醒了？’影曼想把云罗的脸扳起来看，云罗只伏在她肩上嗤嗤价笑，笑得她肩膊发痒。她的唇正碰在云罗额上，不觉连连吻她。云罗低声问，‘睡得好吗？’‘太好了！’影曼的手摸着云罗滑腻腻的腮颊说，‘假若我不是一个女子呢？……’‘又说便宜话，睡吧！’云罗轻轻拧了她一下，把腮贴在她的脸上，两个人偎着睡了。”

影曼与云罗的交往显然是模仿异性恋的，年轻的小T带着她洋娃娃般娇羞的小P，这样的模式甜蜜诱人但深具悲剧性，直到今天仍是年轻拉子间的主打模式之一。关于结局，你知道的，娇羞的小P要么被男人抢走，要么成长为彪悍的不分了。其实，只要回望一下青春期，人人都能讲出这么几回子事儿来。

《说有这么一回事》，午后消食读物，最好佐以泰国LES电影《YES OR NO》。

[同性恋去病理化之路 之十三]

建立自己的心理学

翻译/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 二言 编辑/alice

自从美国精神病学会于 1973 年作出将同性恋非病理化的决定后，同性恋者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们不用再与那些站在敌对面的专家对抗，现在可以将精力投入自己的心理学建设中。同性恋精神卫生人士最早迈出了这一步。1973 年后，他们走出隐秘，亮明身份，并在各自的学术组织内成立同性恋团体。美国精神病学会内一直有一个名为“同性恋精神病学会”的非正式秘密小组，成员们于 1975 年正式成立了“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决策会”。

非精神病专业人士则走得更快。1973 年，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会议上，同性恋心理学家协会成立。1975 年 1 月，该学会采取了比《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更前进的措施。美国心理学会在摒弃同性恋病态说之后，立即表示（并敦促其他组织）为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而努力。除了在学会内部建立联系网络，为同性恋专业人士提供帮助之外，这些组织还时刻留心社会上跟同性恋议题有关的各项活动，并敦促自己所属的学会积极推动民权进步。除了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之外，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全美婚姻与家庭咨询协会、全美性教育和咨询工作者协会内部也有类似的组织。

自石墙暴动后，为同类人提供帮助的同伴咨询也成为同性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份，这些咨询主要由非精神卫生人士自己承担。纽约的“身份之家”、波士顿的“同性爱诊所”和洛杉矶的“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就是提供这类免费服务的机构中的三所。

即使在七十年代，亲善同性恋的心理治疗也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前景。女权运动兴起时发展了一种名为“女性主义咨询”的方式，即大家围坐在一起互相交流，这个方法现在为许多年轻女同性恋者所接受。尽管并非所有的女性主义咨询者都了解女同性恋或者对此加以支持，但它确实是个很大的改进，许多女同性恋者纷纷加入，并在活动过程中使自己变成了治疗师。

到了八十年代，那些在石墙暴动后长大的人受到专业训练后，进入精神卫生系统。这些同性恋者决定帮助其他同性恋者，他们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开始展开支持同性恋的研究，创立支持同性恋的理论，并提供支持同性恋的咨询。他们在精神卫生界日益公开，与此同时，对于尊重同性恋的咨询也日益受到欢迎，这些努力使性心理学的发展日趋多元化，并不再像以前那样怀有敌意。

1989 年，学术刊物《同性恋心理咨询》开始周期性发行，针对同性恋议题的专业组织也开始成立，比如美国心理学会的第 44 分会，此外还有同性恋心理学议题研究会等。心理学专家还向最高法院阐明了有关性爱自由对于心理健康的关键作用。他们对于同行在同性恋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仔细监督，建议在同性恋研究和表达语言上消除偏见。临床教育在以往一直对同性恋保持缄默，现在也开始提到恐同情绪，并不时触及跟同性恋者切身相关的心理学议题，比如支持的需要性，如何成为不带有色眼睛的治疗师等。

总的来说，许多专家现在将同性恋视为一种有效而健康的性倾向，并将许多与同性恋者生活有关的问题归咎于反同性恋的社会偏见和有关政策，而不是同性恋本身。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对同性恋表示支持的有关帮助也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议题。这些议题往往由同性恋专家提出，但也受到了异性恋专家的欢迎。与其探问人们怎么成为同性恋，专家们开始谈论同性恋者的不同经历，并将这些经历视为事实，而不是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专家们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男同性恋者身上，但有关女同性恋者的不同生活阶段的研究不仅日益受到关注，而且包含各种话题，如事业发展、工作行为、更年期和老年状况，以及女同性恋伴侣关系甚至饮食失调等。就像五十年代艾弗伦·胡克博士展示了同性恋者和常人没有两样，现在的研究也表明，同性恋母亲和异性恋母亲之间并没有显著区别。这些研究也为同性恋者或者同性伴侣领养孩子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应用心理学取得进步的最显著例子大概是现在心理学家已经将恐同情绪作为研究议题之一。一些在这个新领域开展工作的专家们指出，对同性恋的恐惧与对性别（特别是对女性气质）的恐惧息息相关。这些研究指出，男性通过攻击同性恋者和妇女，试图来否认自身所含有的对情感的依赖以及对人际亲近的感受。曾担任同性恋心理学家协会主席的格雷高利·海瑞克提出了以下假设：对同性恋者采取暴力攻击有助于人们认清自己的价值观，获取那些对自己有作用力的人的赞同，并增强自信心。如果恐同情绪如此深厚地决定着异性恋的雄性气质，那么仅仅用法律来抵抗恐同行为是不够的。

翻出你的老照片……

出自/ les+
策划/Anita

被遗忘的老照片们笑嘻嘻地哼着时间的歌儿。

照片上，你戴着粉色塑料发卡，发卡上还有一朵大红花。

照片上，你穿着白纱裙，涂着红脸蛋，和一群小不点儿跳着“种太阳”。

照片上，你的妈妈抱着你，你的白色连裤袜破了一个洞……

忽然，从某一张照片开始，你剪短了头发，不再穿裙子……

那是什么时候？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想要撑破妈妈、更多成年人给你的童年装扮，让另一个自己生长出来？

又或言，如今这个接近真实自我的你，从何而来？

你愿意翻出自己的老照片，找到那个特别的时刻吗？

mariewyssa
当时年龄：4
城市：北京



几乎不记得自己四岁的事，大概彼时的自己也丝毫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未来吧。一路磕磕绊绊却也顺风顺水，看上去风光无限心里藏了各种苦逼。小时候的生活好像妈妈梳的辫子，整整齐齐条理分明。而现在可以说是从来不用护发素的枯毛儿么，乱糟糟也就那么散放着。

可为什么你看着这个狼狈不堪的我，好像洞悉一切即将发生的事。又或者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我就被偷梁换柱？对的，你该是仍在个无尘杂无烦忧的世界生活的。没有庸人自扰的野心，没有对工作受虐般的狂热，没有信仰与性向的隐忍与挣扎，没有离别，没有谎言。

我若回到十五年前，见了这在人间烟火中尚不自知的孩子，怕会惊止，便醒了这萦绕十五年的黄粱梦。因为我总觉得她一眼，就看透了长久以来我对自己苦苦隐瞒的一切。



纪恋
当时年龄：14
城市：永州

要对自己好好的。

闪闪
当时年龄：6
城市：重庆

从来就是一个傻兮兮的姑娘，爱哭爱笑其实还是个孩子王。不过偶尔在家还是贤惠一把，做做菜什么的。我想，就是从这个时候奠定下来对厨房的热爱吧。当生活充斥着欲望浮华之时，你是不是已经忘却在厨房里玩过家家的经历？在家的温柔和在外的狂野，原来从六岁，就已悄悄滋长起来。



kiki
当时年龄：19
城市：江苏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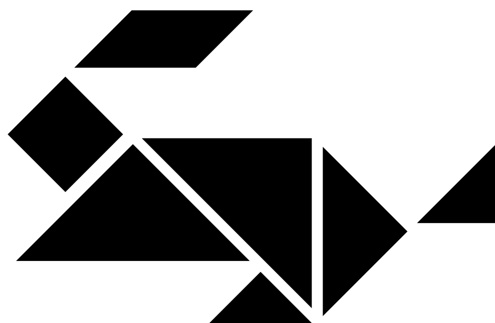
当时的我们刚进大学，一个专业，一间宿舍。我对蕾丝的概念一无所知，却悄悄地爱上了你。不存在追求，不存在掰弯，我们就这样自然地在一起了。每天放肆地哭，放肆地笑，放肆地过着每时每刻都在一起的日子。然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4年。这样的日子，也依然会继续很多很多年。

我想对当时的我们说，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不要多虑，不要不安，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真正属于彼此的港湾。



les+

新年大戏



Rabbit Hole

剧情梗概：

Alice在经历了一场被同伴形容为“壮美、深沉”的真挚感情却分崩离析之后，深深陷入迷思。她被同伴白指引来到“Rabbit Hole”酒吧寻找她期待的答案。酒吧老板Rabbit答应把自己的吧台借给Alice一晚，Alice在饮下了老板奉上的美酒“白日梦游”后开始了她的神秘历程。深信爱的力量可以强大到创造生命的奇怪女孩儿，希望用童话来改变世界消除歧视的作家，一个在被曲解的信仰中挣脱的青年。一对对奇异的人物接连出现在Alice的吧台前，一个个看似荒诞不经实则震撼深省的故事在Alice面前展开，将她引入进一个别样的世界中……

票价【49元(学生票) / 89元 / 149元 / 269元 / 399元(套票269X2)】
订票信息【木马剧场订票热线：010-57110860】【剧场订票时间：10:00-22:00】
请关注中国票务在线订票专区

Rabbit Hole

FEBRUARY
17-22
木马剧场

Rabbit Hole
Rabbit Hole
平庸和无趣在这里寸草不生
就算明天就要死掉的人在这也能得到欢愉满足的最后一夜
它根本就不存在
一部超现实、低保真的女性情感断章
因为一旦走出来你会发现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如梦幻一般
而你总有一些梦是压根都不想记住的
不值一提，或颠覆观念
但是你也会发现
就算你不想记住
穿越兔子洞，带你漫游荒诞梦境现实
你也根本忘不掉
一旦你踏进去
世界就整个儿改变


木马剧场

les+ 出品



手指的游戏

C, 那是我们曾经最贴近的片刻, 我们结为一体,
因着你体内某个太过柔软的部分强烈地撼动了我。

——像这样吗?

你伸出洁白的手指滑入我口中, 抚摸我湿软的舌头、摩擦我的牙齿。我轻轻啃食你的指甲, 任由你一再深入浅出, 搅弄得口腔里炙热难当。唾液随着你的手掌低落, 濡湿了手肘, 停留在臂弯形成一池小小的水塘……C, 我们的开始是一场手指的游戏, 先是以手指在彼此嘴里戏耍, 像是孩子气的试探, 纯真而充满诱惑。当我们都沉溺在游戏的欢愉中逐渐神情暧昧之后, 是你先抽出手指, 转移战场。我的舌头还回味者你指缝的余香时, 你已迅速为手指穿上战袍, 然后掀开我蓝色的学生裙, 粉色战袍下的勇士沿着我大腿内侧向上攀爬, 穿过层层阻隔, 直抵我生命的核心。

亲爱的C, 回忆的烟尘将我包围, 让我忆起那些片段。曾经, 我揣想过千百种可以吻你的方法, 我想过无数次你双唇的温、香味和触感, 我期待了那么长久的事情终于在那一刻实现。我学你那样将手指朝向你的阴部, 粉红而柔软的细小孔, 日渐丰腴肿胀, 潮湿非常。稀疏的淡褐色阴毛仿佛海草飘动, 搔得我一阵酥痒, 而你的动作更是灵活就像在我身上系着细丝线, 我只能随着你的举动起舞。你的呻吟是我的, 你的颤抖、瑟缩、律动牵动我的灵魂。C, 那是我们曾经最贴近的片刻, 你突然刺穿了我, 疼痛的瞬间, 你一手用力紧抱我, 我不自觉也穿透了你, 有近一分钟又像一世纪那么久的时间, 我们结为一体, 因着你体内某个太过柔软的部分强烈地撼动了我。

你对我伸出手指的时刻起, 我的人生早已完全改变。我的心从此留下, 你完整的记号。

出品：les+
研究支持：
社会资源研究所
页数：76
出品日期：2011.12

LGBT
媒体报道建议手册

les+

《LGBT媒体报道建议手册》

为有志于报道LGBT群体和事件的中国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及时和准确的信息

简介

《LGBT媒体报道建议手册》旨在改变大众媒体对LGBT（简代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群体的刻板印象，并希望媒体从业人士在报道中能以手册为参考资料，公正、准确、包容地呈现LGBT群体的非营利指南性读物。

手册内容：

LGBT基础认识资料

避免歧视语态的修辞指南

国内外优秀媒体及从业者的LGBT报道经验建议

与新闻媒体探讨，如何挖掘有社会价值的LGBT题材建议

中国LGBT社群的资源库

les+工作室　　since 2005.12

由女同性恋、女双性恋、跨性别等多元性向女性创建的中国酷儿文化传播机构。

创办国内唯一女同杂志《les+》，举办影展、展览、戏剧、沙龙、派对、培训营等多样文化活动。

我们的宗旨是推动人们对女同志议题的认知，消除针对边缘女性的歧视和刻板想象，而看到多元、平等、自由的可能性。

www.lesplus.org

联系和资助我们

网站：www.lesplus.org

网店：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邮箱：lesplus@yahoo.com.cn